

27 OCT 1938

魯東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要目

中秋節感言

如何整理國故

論古書異文

古代婚姻制度考

黃公度年譜

隰影潮痕

故鄉的留戀

湖 叶

絲 瓜

愛之夜

去 雁

魯東政聞

民國二十七年
十月十五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國銀行

資 本 實 收 四
 千 萬 元 分 支
 行 處 遍 設 各
 地 竭 誠 為 社
 會 服 務 努 力
 謀 顧 客 便 利

莫惜連船沽美酒
 千金一擲買春芳
 張裕葡萄酒
 白蘭地為
 家居宴樂
 賓朋酬酢
 之必需
 品

質地高貴
 香味醇厚

益身養性
 祛病延年

中國張裕葡萄酒公司
 CHANG YU PIONEER WINE CO.
 CHEFOO, N. CHINA.



魯東道尹公署全體職員攝影

1 張道尹

2 武田特務機

關長

3 駐濟辦事處長

處長

4 馬秘書主任

5 警務科張科長

6 財務科崔科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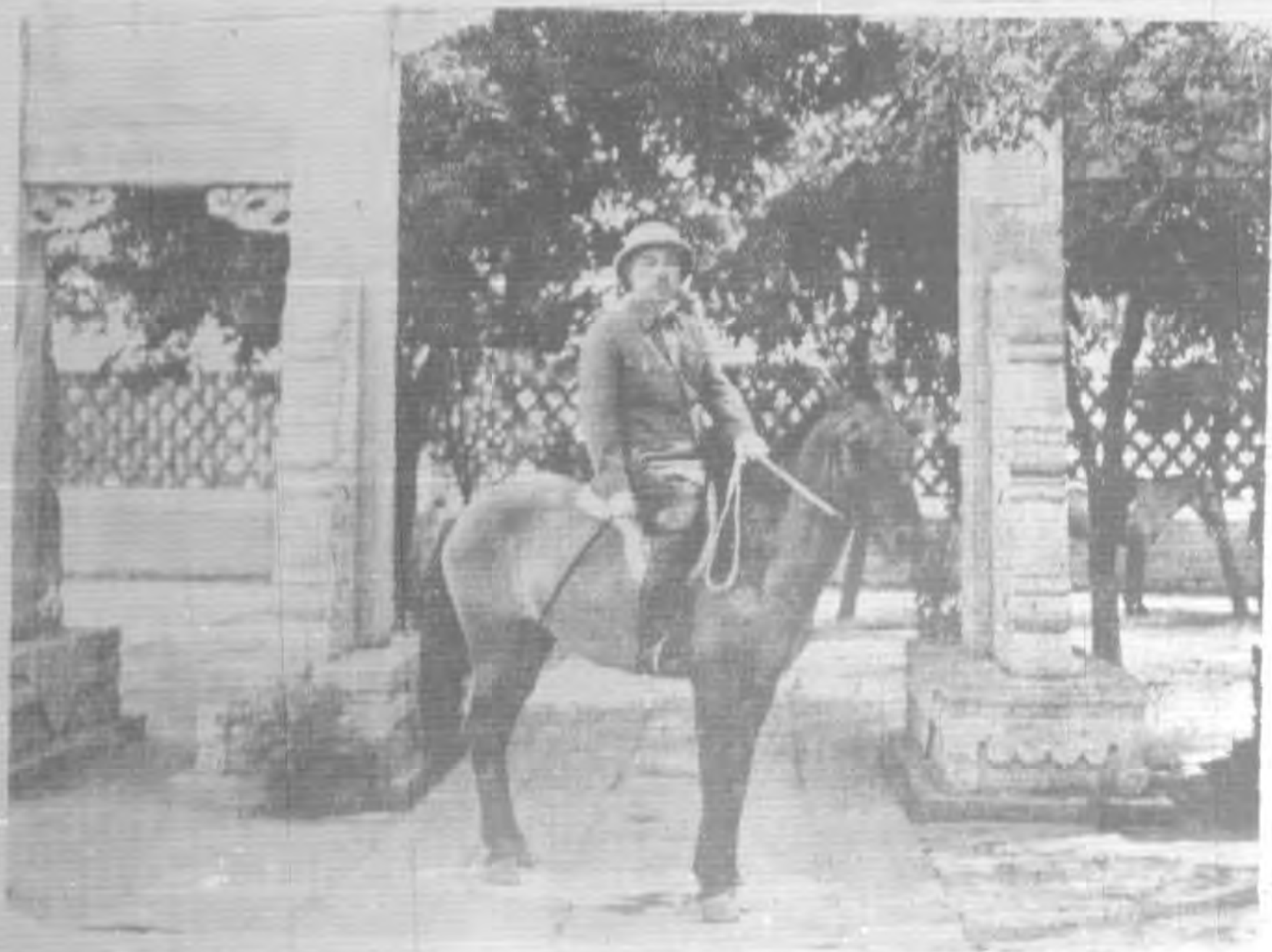
7 教育科孫科長

8 建設科唐科長

9 張秘書

10 王秘書

11 外事室紀主任



張道尹戎裝乘馬於毓璜頂之小蓬萊

中秋節感言

張化南

一年容易又秋風，轉瞬中秋又屆矣，回思鄙人奉命蒞烟，倏將周歲，值茲非常時期，地方多事之際，幸賴友邦之提携，同人之輔助，勉竭棉薄，得保小康，而私心過計，匹夫之責，尤不敢忘，夫以今日時局而論，非中日實行真正親善，不能維持東亞真正和平，稍有學識者，類能言之，然一言親善，經緯萬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而愚見所及，吾人實有重要關係，蓋兩國人士，相聚一堂，雖蓄意甚善，每因言語不通，不能交換意見，端賴吾人為之通譯，以周旋於其間，而此等人選，抱持相當學識，明事理，顧大局者，固不乏人，因學識不足，經驗缺乏，辭不達意者，亦在所難免，夫充通譯者，最低限度，須將雙方之意思語言，傳達明晰，倘辭不達意，已足以債事而有餘，若復器量褊狹，不顧大局，別有用意，甚至一言之誤，鑄成大錯，其關係之重，為何如者，假使以此昧於情勢，不察利害，不顧國體之人，充任通譯，而欲藉以溝通親善，明明東亞，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竊望兩國當局，對於通譯人選，須詳加審擇，品學兼顧，毋以位卑而忽之，而凡我兩國人士，充任通譯者，尤應為國自愛，公而忘私，毋以職小而自棄，庶識大識小，各盡其責，我東亞和平之基，胥賴之矣。

煙台福順德匯兌莊

開幕有年 信譽昭著

通匯地址 遍設各處

地方便利 社會服務

竭誠招來 歡迎光顧

論著

中秋節感言.....張化南

論如何整理國故.....(下).....遺音

論古書異文.....守叢

中國古代婚姻制度考.....舊燕

晚清平民家詩 黃公度年譜.....(下).....金受申

考古學叢話.....(五).....敦頤

塵影潮痕.....董蔭狐

長篇 社會 畧談駢文.....愛吾

小品

秋日雜感.....黃翼

烟台的秋色.....維仁

烟台市民反蔣大會誌略.....記者

故鄉的留戀.....麗霜

湖畔.....虫之子

絲瓜.....懷之

談詩意.....黃嵐

一月要聞.....記者

小說 愛之夜.....朱君

去雁.....冰痕

銅床.....慶華

談趣味化的讀書.....黃蕙

元明兩代的新文學——戲曲.....(上).....維翰

魯東政聞 魯東道尹公署九月份施政摘要.....記者

烟台利華商店

專做軍制服風衣大警
一切軍需用品無不俱備

開設烟台市正陽街中問路東

(電話二百九十四號)



論如何整理國故

(下)

(遺音)

(一) 講學之機關，宜多設也。講學之風，最足不變民氣，振發古學，如漢代之立經學博士，而經學於以大盛，今宜擇校舍宏敞之學校，或公共之場所，設立國學講習會，講論國學，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其聘用之講師，必須學有專長，無論為經學，子學，史學，訓詁，音韻，金石，考據，祇能備有獨得，便可撰拔都講，若一知半解，儉腹枯腸，則其人尚須求師治學而為弟子焉，矧可用為講師也乎？若有耽國故，好公益，且醉心於數千年國粹之人，為振興國學，肯出鉅款，肯捐地址，則又可設立國學院，於以造就國學之專門人材，願對於院長之人選，講師之延聘，尤宜特加慎重，以免濫竽或龍斷之病焉。

(二) 關於國學之書籍，宜多刊印也。刊印關於國學有價值之書籍，為宜揚國學最有力之工作，即以清代言之，刊印叢書之風甚盛，若貸園叢書，昭代叢書，粵雅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等，不一而足，及乎季年，而王先謙氏之刊續皇清經解，黎無昌氏之刊古逸叢書，皆名播於藝林，價重於國故，今欲刊行關於國學有價值之書籍，則宜先設國學印書館，而聘用長於國故之專家，審察編印國故一類之書籍，但對於此等人選，

定須慎重，不容徇情，不宜徇私，惟其人之才否是問，而對於審查書籍，則惟應視其書之價值，而不論其人是與否與書館中之人相識，其人是否為擁有虛銜之名士也，(我國某大書館，印行之書籍至多，乃書尾皆寫王某主編，一若王某對於各種學問，皆無所不通者然，寔一笑柄，)以此種實事求是之精神，刊印國學之書籍，則國學之振昌，庶可拭目以俟焉矣。

(三) 選拔長於國學之士，而予以相當之位置也，今夫窮經埋首，篤志研經之士，結果多流於賣文為活，授徒為生，甚則投閒散，仰屋興嗟，而不學無術之輩，恃其善柔便佞之伎倆，或為秘書焉，或為教授焉，或為書館之編纂焉，或為圖書之館長焉，奈之何，不令好學深思，敏求篤古之士，恢其心而喪其氣也耶，今欲革此弊端，則於此種人材，宜加以考試選拔，或觀其著作，或課論題，或聆其議論，羅而致之，敬而禮之，則深於此道之人，自幸得償其辛苦，得滿其所願，且策且勵，勉盡所學，而儉腹無學之輩，亦將觀感興起，用力於學焉，則學風有不蒸蒸日上，日上蒸蒸日上者哉。

僕以貧乏之身，屢欲設一講學機關，以開揚國學於萬一，奈無大力者為之助，致有志而未逮也，靜言思之，感慨繫焉矣。

論古書異文

昔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公羊氏則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於此足徵古書之難讀矣，雖然，以其難讀也，而遂束之高閣乎，恐又非博學詳說，敏求深思者之態度矣，故必須利用精密銳利之方法，將古書之難關，一一打破，而興趣於以生焉，成績於以大焉，心得於以多焉，智慧於以增焉，楊子雲之法言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人而果能不自畫邪，則無難治之學，無難讀之書矣，惟是古書之問題至賾，匪一言所可盡，如真偽問題，師承問題，（如今古文之不同）傳本問題，（古書之流通，由於傳抄，非經於一人之手，而異同之間題遂生，暨乎雕版術興，而古書遂又有版本之別焉，）增刪問題，敘讀問題，訓詁問題，聲韻問題等，而古書中之異文，則又為治古書者之一重要問題也，以言夫書，則有今古文之異，以言夫詩，則有毛傳與齊魯韓三家之異，以言夫春秋，則有左氏與公羊穀梁之異，墨子一書，往往於一篇之中，而語句即大同小異焉，呂氏春秋，淮南鴻烈，其稱引古書，亦多異同，然揆其原由，則不外傳授之異，字形之譌，意之引申，詞之輾轉，聲之通假而已矣，乃古書中之異文，緣於聲韻之通假而異者，約占十之七八焉，今請得而概論之。

詩大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足利本，作手之舞也，足之蹈也，按之也二字，古同為舌頭音，故能相通，論語，則可

守。叢。

卷而懷之，宜解作則可卷而懷也，孟子，則苗勃然興之矣，宜解作則苗勃然興也矣，詩好逑，爾雅釋詁郭注，漢書匡衡傳注，邊讓傳注，文選七啓注，景福殿賦注，并作仇，按仇從九聲，逑從求聲，求九為牙音雙聲，故可相通，詩調凱，釋文引韓詩又作朝，說文作朝，按朝從周聲，朝從舟聲，古係同聲之字，詩匪石，匪席，列女傳作非石，非席，按匪從非聲，則匪非古為同聲之字也，詩俟我于城隅，說苑作俟我乎城隅，按于古音讀為汙，與乎同係合口音，故二字相通也，詩我特，釋文引韓詩作我直，此以直字古讀為舌頭音，則如特也，詩胡不，史記商君傳作何不，胡何二字，為喉音雙聲，詩綠竹，釋文引韓詩，開成石經，並作綠蒲，按竹古讀舌頭音，則如蒲，詩焉得，說文作安得，初學記同，按焉安二字，喉音雙聲也，詩彼其，釋文亦作彼己，按己其二字，同為牙音，故可通用也，論語，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諫己，兩己字亦作其字用，猶言厲之也，諫之也（古之其二字通用）詩不渝，韓詩作不偷，以偷字古讀舌頭音，則如偷也，詩碩而，釋文作碩如，孔氏正義作碩若，按而若如為日母雙聲，詩亦已太甚，白帖卷九十三，作亦以太甚，已以二字，同為喉音，古通用，詩句之，周禮稍人鄭注，作噉之，此以噉古讀舌頭音，則如句也，覃相，爾雅釋詁郭注作剗相，覃剗二字，古為舌頭雙聲，詩俾滂沱矣，論衡變動篇，作比滂沱矣，初學

記作比滂沱矣，按俾比二字，爲唇音雙聲也。

書堯典，安安，考靈耀作晏晏，按安晏二字，古同聲也，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按橫字古讀牙音，與光同聲，格于上下，說文作假于上下，按格假同爲牙音，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東作，說文作平騫東作，按秩程雙聲，秩古讀舌頭音則又如鬱，方鳩僇功，說文作勞遂孺功，按鳩迷同爲牙音，靜言庸遠，論衡作靖言庸回，按遠回同爲喉音，九載績用弗成，史記作功用不成，後漢書作績用不成，按弗古讀重唇音，則如不，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忝帝位，否古讀重唇音則如鄙，車服以庸，春秋繁露作有庸，以有二字，同在喉音，而難任人，史記作遠佞人，任古讀泥母，則如佞，臬陶謨，允迪厥德，史記作信道其德，按迪道同爲舌頭音，其厥同爲牙音，禹拜昌言，孟子趙注引作禹拜謔言，以昌古音讀爲謔也，知人則哲，史記作知人則智，智者二字，雙聲也，洪水滔天，史記作鴻水滔天，按洪鴻古同聲，帝庸作歌，史記作帝用作此歌，庸用二字，古同聲。

左傳，復惡已甚矣，韓非子，復作報，鄭注周禮，復猶報也，按復古讀重唇音，與報雙聲，春秋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盪來奔，公羊傳作黑弓，肱弓二字，古同聲，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二傳，並作頃熊，按敬頃二字爲雙聲，左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穀皆作輸，按渝輸二字，古同聲也，左傳晏釐，外傳作晏萊，按釐萊二字，古爲雙聲，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仲，按虞吳二字，古同聲，（金石

款識，載周亢簋銘曰，衆吳衆牧，阮元云，衆及也，吳亦古虞字，衆吳衆牧，即虞人牧人也，商董武鐘銘云，用吳疆，錢獻之云，古虞字，（春秋隱十年經伐戴，穀梁作伐載，按戴載二字，古係同聲，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而免於罪戾，風俗通於作諸，按於字古讀合口音，則爲都爲烏，與諸字同係合口音也。以上惟就毛詩尚書春秋之異文，略加采摭，乃連篇累牘，已不勝其繁矣，誠能將各古書中之異文，撮而輯之，條而目之，訓而詁之，吾恐其數量，殆不減於學海堂諸子所編之經籍纂詁也已。

魯東風土

大臺歌 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晏子作歌公爲罷役

庶民之言，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糜散，我若之何。

長庚歌 二首 景公爲長庚與嬰飲酒堂上嬰乃作歌公遂廢酒罷役

長庚穗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憚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糜弊也。
歲已暮矣，而禾未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憊憊矣，若之何。

中國古代婚姻制度考

(舊燕)

一、原始時代男女兩性之關係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者；人倫之本也。苟無夫婦，則社會無從組織，國家亦未由構成。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荀子大畧篇曰：『易之感，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然夫婦之名稱，究何由而成立？蓋必經婚姻之儀式，始能確定也。徵之往古，猿猴狽狽，羣居聚處，婚姻之制度未立，夫婦之名稱未定，所有者，僅男女兩性之關係耳。孟子萬章篇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易繫辭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欲考婚姻制度之發生，當自太古之男女兩性關係始。

太古之世，近人稱之為原始時代，其時洪荒初闢，文字未備，往事邈矣，多不可稽。然以八卦証之，近人頗多精義。錢玄同云：『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號。』郭沫若云：『八卦的根底，我們很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遺蹟，畫一以象男根，分而為二以象女陰，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陰陽，剛柔，天地的觀念。』周子同云：『八卦之根本符號「一」與「—」，就是最顯明的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符號。「一」，表

示男性的性器官，「—」表示女性的性器官，以兩「—」中間的空隙，顯示其意義。』曾松友云：『八卦之產生，是依據生殖器管而形成的，「一」為陽性的，「—」為陰性的，以這「—」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陰陽符號，來解釋宇宙間萬事萬物之消長。』此數說均有其成立之理由，雖經釘腐儒，或斥之為離經叛道，然在未開化時期，生殖器崇拜，亦非不經見之事，今世之野蠻民族，猶有存此遺風者。蓋男女兩性間之關係，不待教化而自明，猶飢之思食，渴之思飲，『食色性也，』誠為天賦之本能。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原始時代，凡百草創，上自典章制度，下迄百工技藝，莫不須經後世之研究或發明，始克底於大成；惟此男女兩性關係之知識，則挾有生而俱來，雖至愚極蠢之人，亦悉能意會心悟。八卦之陰陽符號，基於生殖器崇拜而形成，即此男女兩性關係充足認識之表示也。

男女兩性發生關係之結果，曰：生殖。萬物化生，人羣繁衍，莫不由此生殖而來。原始時代，僅知兩性之需要發生關係，而不明生殖之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視生殖為不可思議，乃視生殖器為神秘之物。易繫辭下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又曰：『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禮記禮運篇曰：『天秉陽，垂日

星；地乘陰，竅於山川。」大戴禮易本命篇曰：「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又管子天圓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此以人體之男女，比擬宇宙之陰陽也。易咸彖辭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姤彖辭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又歸妹彖辭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又繫辭上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又曰：「是故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繫辭下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禮記郊特牲篇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又哀公問篇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荀子禮論篇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大戴禮管子天圓篇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此以人類之生殖，比擬宇宙之生殖也。易繫辭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繫辭上曰：「生生之謂易。」生殖爲人類及宇宙間萬事萬物演進之要素，原始時代對此驚奇而贊嘆，固必然之過程也。

(二) 同血族之雜婚

原始時代之羣聚生活，逐漸進化，形成血族團體，此爲人類社會最初之雛形。在此血族團體之時期，男女兩性間之關係，仍漫無限制，非常雜亂；簡言之：卽同血族之雜婚是也。呂氏春秋恃君覽篇曰：「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

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白虎通號篇曰：「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亢倉子及風俗通均謂：「几遷氏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夫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則莫知誰妻，莫知誰夫可想矣。

五帝三王祖先之誕生，史冊所載，皆感天而生；所謂感天而生者，卽僅知其母，不知其父也。在古公賈父以前，周室亦爲雜婚時期；其先世姜嫄之主后稷，尤可證焉，詩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太史公據此載入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踐之，而身動如孕者。」是后稷之生，僅知母爲姜嫄，而不知其父爲誰也。所謂「履帝武」及「踐巨人跡而身動如孕」，皆後世傳會之神話。蓋不交而孕，天下甯有是理，其爲野合生子，可無疑也。

在雜婚時代，男女相悅，卽可成婚，無同姓異姓之別；野合更無論矣。其成婚者：如顓頊女女修，爲伯益之曾祖母；堯二女嫁舜，皆同姓聯婚之例。此遺習至周初猶然。周禮有仲春通淫之習，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而會之。」此不僅男女野合，由官廳之力提倡而獎勵之，且女子之欲求貞節者，官廳反加以禁止。此在春秋之世，尤多可證：如詩鄘風之桑中，一人而御孟姜孟弋孟庸三女；又鄭風之溱

消，男女般般相識而樂；所歌詠者，皆此事。墨子明鬼篇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亦即此野合之遺習。惟男女野合，則同血族者，自所不免，左氏昭元年傳，子產對叔向評晉侯之疾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國之諸侯且如是，况一般之風習乎！

野合為雜婚時代習見之事，其生育之子女，乃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形成母系之社會；因之血統相續，以女而不以男，故「姓」字從女從生，可知古時得姓之由，寔有母系出也。古代帝王，大抵從母得姓，如神農黃帝，皆少典之後裔，而神農姓姜，黃帝姓姬，母姓不同，故其姓亦異。夏代之氏族，亦以女姓為標準，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彭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綸氏，冥氏，斟戈氏。」在商代之初葉，除專祭先公先王外，於先妣亦有專祭，而於先考則無，是皆知母不知父之故耳。

(三) 亞血族之羣婚

亞血族之羣婚，較異於同血族之雜婚者有二：一，宗支較疏；二，輩行相同；是蓋在本血族團體中，稍稍加以限制者也。此在婚姻制度史上，亦一必然之過程。社會通論注曰：「蠻夷男子，於所婚圖騰之女子，同妻行者，皆其妻也；女子於所嫁圖騰之男子，同夫行者，皆其夫也，凡妻之子女，皆夫之子女也，其同圖騰，同輩行，則兄弟姊妹也；與其母同圖騰，同

輩行，則諸父諸母也；母重於父，視母而得其相承之宗。」近人郭沫若氏據美國學者穆爾剛氏所發現之事實，謂：「美洲土人的家族中，有一種奇異的制度：便是由男性而言，兄弟之子皆為子，姊妹之子皆為猶子；由女性而言，則反是。又由男性而言，凡兄弟之妻皆為妻；由女性而言，則姊妹之夫皆為夫。檀香山的土人，在前世紀的上半期，都還有一種羣婚的習慣：便是女性除同胞兄弟之外，是一切男性之公妻，而男性除同胞姊妹之外，是一切女性之公夫，換句話說：便是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此即亞血族羣婚之例證。在野蠻民族及文明民族之未開化時期，大抵均有此現象，固不獨我國古時為然也，然同胞兄弟姊妹，不相通婚，且必以兄弟之妻為妻，姊妹之夫為夫，蓋已漸知宗支之親疏，輩行之同異，較之雜婚時代之漫無限制，大見進化矣。

亞血族羣婚，為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既可稱之為一夫多妻，又可稱之為一妻多夫。一夫娶數婦，姊妹嫁於一夫，無嫡庶之分，如舜妻堯二女，夏少康安虞思二姚是也。若兄弟共妻者，則如郭沫若所云：「舜的兄弟和他哥哥共妻娥皇女英的事情，為後人所隱蔽了。我們看孟子萬章篇裏的一段話：父使舜完廩，捐階，替嫂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撻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這把象寫得好像是一個未遂犯的一樣，其寔這已經是有後人修改過的痕跡。我們再看楚辭的天

問篇罷；「舜閔在家，父何以爲？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這明明是把並淫的事實說出來了。「舜象，兄弟也；娥皇女英，姊妹也；舜象並淫，是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也。雖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四語，王國維謂非象事，然遠古傳說，本願考定，郭氏此說，亦不得謂爲無徵耳。

曾松友云：啓不是姒的親子，或者是禹的妻子庶姊妹之子；因爲在一妻多夫時代，妻的姊妹之子，仍積爲己子。「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等；」這明明是說禹爲姒氏族，與啓的夏后氏族不同，明明啓不是禹的親子。」此說雖尙有疑問，然在亞血族羣婚時代，自男女言，爲多妻多夫，自子女言，爲多父多母，固可斷言也。禮記禮運篇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親多子多，謂非羣婚家庭而何？

多父多母之遺跡，在下辭中頗可考見。郭沫若氏引之最詳盡：「祖乙之配曰妣己，又曰妣庚；祖丁之配曰妣辛，又曰妣癸；武丁之配曰妣己，又曰妣癸，又曰妣戊。羅振玉曰：「諸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猶少康之有二姚歟，抑先殂而後繼歟不可知矣。」按實卽多妻或多母之現象，卽少康之二姚，亦多妻古制之一例証。」此言多母之證據也。「戊子卜庚於多父旬；貞弟多父；庚午下口貞，告於三父。此渾言多父三父；亦有於一片中列舉三父二父之名者。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貞之於父庚，貞之於父辛。此父甲父庚父辛一

片，羅振玉王國維二氏以爲卽陽甲盤庚小辛，當爲武丁所卜，因三人均爲武丁諸父，故均稱父。按此與上多妣相參合，寔卽亞血族羣婚多夫多妻之現象。」此言多父之證據也。多妻多母，爲後世納妾之所由防，今亦恆見，不足爲異；多父雖爲後世所不有，而後人伯叔稱諸父，或此現象之子遺耳。

亞血族羣婚，已由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進入於知有母而兼知有父之時期。惟男女多夫多妻，子女多父多母，則父母之名稱，似尙不能完全確定。且就男性言，兄弟之子皆爲子，則多子實爲恆事。詩大雅思齊篇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爲文王之妃，爲文王生百子，決無是理。况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三歲而生子，恐亦未必果有此事。亞血族羣婚時代之多子，絕不能與後世之多子，等量齊觀也。

「男女有別，」此時亦漸露端倪，惟所限制者，僅在羣行；故上淫下淫，人所深疾，旁淫則不以爲恥。史記何奴列傳曰：「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父死，妻其後母，在我國古俗，尙無所考；若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則亦有證。孟子萬章篇：「二嫂使治朕棲，」縱曰舜象未嘗並淫，而象以舜爲己死，欲得二嫂爲妻，固已彰彰明矣。夫父死而不妻後母，兄弟死則取其妻妻之，此其故何哉？曰：羣行相同而已。羣行不同，不敢相婚，此實後世倫常之自起。故「父子聚斂，」禮記所戒；「新臺有泚，」詩人刺焉。至衛君之弟，欲與宣夫人同庖，則齊兄弟皆欲與之，柏舟之詩是也。在羣婚時代，雖尙未進至後世之夫婦關係，而男女耦合，必論行輩可知矣。

(四) 異族之標掠婚

掠女爲婚，野蠻民族固習見之事，「會戰而俘多女，乘隙以竄一人，」史冊所載，比比而然。其視婦女如奴婢，亡國之民，降爲臣妾，後世猶所不免。在同血族雜婚及亞血族羣婚之時代，原無婚姻之足言，迨後世運日進，各部落交接之機會日多，因交接而發生戰爭，戰勝他族，俘虜所得，即以婦女爲配偶，取妻異族，漸伏後世同姓不婚之始基，婚姻之意義，至此漸有形成之趨勢焉。

試以「婚」字證之：婚，古從「昏」，謂以昏時行禮也。而婚禮之所以必行之於昏時者，當必有故。鄭目錄曰：「取陽往陰來之義；」此實曲解，不足爲訓，其惟一之意義，殆爲標掠無疑；標掠之必以昏夜，所以乘婦家之不備耳。北史高昂傳曰：「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該錄蓋考曰：「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親。」今吳俗貧家之無力迎娶而出於搶親者猶多，而搶親亦必出於昏夜，此即標掠婚之遺意也。

社會通論曰：「歐俗嫁娶，爲夫債相者稱良士，此古助人奪婦者也，爲新婦保介者曰扶娘，此古助人扞賊者也。若士昏禮之婿行親迎，必以從車載從者；婦入夫門，有姆有嫂，咸從婦行；非即古時助人奪婦，助人扞賊之遺俗乎？」婚禮之始於標掠，中外寔同出一轍也。易屯六二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又屯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又「賁

六四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又睽上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乘馬扶弧，以求婚媾，直與寇劫何異；古之防人劫女，亦必與防寇無異也。

異族之標掠婚盛行，即人類血統漸能認識之明証，雖非如後世之有所謂優生知識，然亦與之不謀而合。禮記郊特牲篇曰：「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原則也。」左傳引鄭叔詹之言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之言曰：「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國語鄭語曰：「氣同則不繼。」是皆知同姓爲婚之有害，標掠之必出於異族即此意也。

然同族婚姻，所以易爲異族者，寔另有其重要之原因；所謂「其生不蕃，」「則相生疾」諸說，皆後人所附益。蓋古時部落消長，莫不出之以爭；而羣處之患，亦莫大乎爭。爭於異族，可擴其勢；爭於同族，則必致亂。配偶，人之所欲也；爭偶，致亂之由也。同姓爲婚則必爭，爭則矛戈起於骨肉之間矣。古之爭，不爲飲食，即爲男女，同姓不婚，誠避爭之要策；不如是，則同族相爭，無異自削其勢，將爲異族所侵。國語晉語曰：「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讎故也。驥則生怨，怨亂滅姓，災滅滅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亂災也。」可知最初之同姓不婚，標掠之必出於異族者，在欲培養其部落之勢力，避免同族之閥閹耳。

(五) 買賣婚

買賣婚之所由起，蓋因戰爭非恆事，標掠亦正非易。兵凶戰危，古有明訓；戰而不勝，不僅異族之婦女，不能掠得，且

恐己族之婦女，反爲異族掠去，覆宗亡邦，尤多可慮；卽戰而獲勝，亦必預伏隱患，隨時可見報復，循環戰爭，兵戈將無寧息。况親善之部落，在理尤不能施以標掠；標掠而施之所親，則至親成寇仇矣。於是由強悍之標掠，進而爲穩健之買賣。婚姻至於買賣之階段，其形式乃漸完備；今世娶婦必備聘禮，猶存此意。

最初之買賣婚，乃更其標掠之法，娶其女而給以價；娶女給價，是以婦女爲貨品，名副其實之買賣婚也。庖犧制以儷皮爲嫁娶之禮，見世本作篇；古以皮爲貨幣，儷皮爲禮，卽所以酬此女之值，周時婚禮，除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外，納采，問名，納吉皆奠雁；雁，動物也，是以畜價值。娶女以貨幣給值，後世或以爲恥，乃代之以畜，此爲婚姻程式日漸進步之明證。

在買賣婚盛行之時期，一妻多夫之制，已不多見，而一夫多妻，則屬恆有；此爲女權崩潰，男權澎漲之徵，一女不能配多夫，一男可以佔多妻，蓋起於男性妬忌專有之私；而財產制度之支配，由女性轉移爲男性，尤爲一主要之原因。在最初之買賣婚，一夫雖有多妻，然嫡庶之名分固無定，妻妾之名義亦未立也。其後乃漸分聘者爲妻，買者爲妾；妻妾之名有別，嫡庶之分遂嚴矣。就意論言：聘與買，皆買賣婚也，名異而寔同；願必強分之二者；階級觀念致之也，聘，行之於貴族，買，施之於賤宗；同一買賣婚，以貴賤而別之爲聘買焉。禮記曲禮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

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曰買，曰粥，直昌言買賣，毫無所諱。此皆指妻妾而言，尙無稱之於妻者；以妻爲嫡配，故諱言買而美其名曰聘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世；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婦，九女而已。』或謂諸侯，大夫，士之有妾，乃後世之事，非遠古所有；其說非也。易鼎初六曰：『得妾以其子。』又說卦曰：『兌爲少女，爲妾。』則妾之名，其淵源亦既達矣。遠古之時，雜婚羣婚，一夫多妻，嫡庶不分，雖有衆妾，與妻無別；決非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也。嫡庶之分，至周代始嚴，王之嫡妻曰后，諸侯曰大夫，大夫曰內子，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皆與其夫齊位，羣妾莫敢與爲匹。王及諸侯大夫之嫡配，必出於貴族，卽士庶人之妻婦，亦必擇其門閥相當者，故能與夫齊位；後世論婚，俗有門當戶對之語，殆其遺意，若妾則不然，大抵皆出於小家，門楣既卑，自不敢與嫡相匹。同一買賣婚，因階級之差殊，名稱乃不一致；妻曰聘者，尊之也，妾曰買者，賤之也；階級有尊卑之分，人格亦隱有高下之別焉。

(六) 婚姻制度之成立

娶婦曰聘，雖有買賣之意，寔爲婚禮之所由昉；其後買賣之禮意漸變，婚姻之制度，卽據此而形成。自太古以迄周初，由雜婚，羣婚，而至標掠，買賣，同一時代，未必同一俗制；交通不便，文化不齊，羣侯割據四方，各自爲政，數制並行，可斷言也。近人或謂商初尙在雜婚時代，或則謂買賣婚已盛行

於燧人氏之世，各逞其見，姑放厥辭，證諸古籍，未能盡合，皆劃分時代之誤也。愚意婚姻而言婚禮，其制度方達完備之境；婚禮之見於經傳者，始自周代之中葉，則婚姻制度之成立，必在周代中葉無疑。周初以前，草昧初啓，僅能推測男女關係演進之過程，證明婚姻制度成立之來源；若必劃分時代，牽強附會，誠難免削足適履之譏矣。

婚禮有六：一曰納采，男家求婚之使也；凡娶女，先由男家託贊物於媒氏，納於女家，二曰問名；女家既承諾，則問女之名。納采與問名共一使。三曰納吉；既問名，媒氏歸告男家，卜其吉凶，若吉，則更遣使告之於女家。四曰納徵；納吉之式既終，則納玄纁十端，獸皮二枚於女家，為納婚之約信，故一名之為納幣。五曰請期，定吉日也；吉日由男家定之，然必三請於女家，女家三辭，而後告之，示不敢專也。六曰親迎；至吉期，為婚者衣禮服，乘黑車，往女家親迎其婦。婚禮自納采為始，至親迎而儀式方終；此層序而進之六禮，乃為妻之徵，故六禮不備，貞女守義不往，以避為妾之嫌也。六禮之中，以納徵及親迎為最重；以納徵之後，夫婦之名分始定；在婚期之先，婿或女死，得相為服喪，既葬方除之。親迎尤為夫婦發生關係隆重之大典，禮記哀公問篇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古之娶婦必親迎，蓋以婚姻為人生大事，非可苟且草率而成，故儀制不厭繁瑣，示鄭重之義耳。易家人象辭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婚禮之必求鄭重，即男女正之意也。

婚姻制度之成立，非為男女相悅相愛；其最高之目的，乃在傳世。試引經籍證之：禮記昏義篇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又哀公問篇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孟子離婁上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皆重傳世之徵。以婚姻之功用，在使人有後，結婚生子，造新吾以代故吾，為人羣繁衍為要素；宗族之昌大，國家之強盛，行有賴於人羣之繁衍，古之重視婚姻，蓋以此耳。

婚姻之目的在傳世，既如上述，尚有一附帶之條件，治家是也。禮記昏義篇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也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此即重治家之徵。後世稱妻為內助，娶婦而才，美之為內助得人；是治家與傳世並重可知矣。

婚姻制度之成立，蓋懲雜婚羣婚之失；其時雜婚羣婚之遺習，猶多可見，欲盡革之無遺，故防淫者甚嚴。婚禮之精義，在「男不親求，女不親許；」不親求，不親許，示別於私奔也。偶有男女自相愛悅，結成伉儷者，則以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斥之為淫，鄙不以婚姻目之焉。然防女之淫，尤其於防男；女子從一而終，其說亦始於是時。禮記郊特牲篇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在周代，女權已見低落

，男權極度高漲。故夫婦雖稱匹配，而夫死其妻，續娶不足云奇，女死其夫，則再醮視為大恥。宋儒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即據此意而變本加厲耳。

婚姻制度，成立於周代，以迄清末，莫不篤守其義；至最近，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風行於世，其制乃丕變，然自周迄清，雖大體無大出入，而小節亦頗有損益，欲窮流變，當別論列；茲篇專言古代，故至周代婚姻制度成立而止，秦漢以降，概從略焉。

烟台誠文德印鐵廠

本廠向自上洋聘請優等技師印製
花鐵茶葉桶藥膏盒化粧品盒顏料
桶廣告牌門牌車牌悉能印製無不
精益求精價目克己如蒙惠顧竭誠
歡迎

地址 永隆胡同路南
本廠謹啓
電話 一百五十三號

煙台市銀錢局通告

宗旨 調劑金融便利商民

特權 代理市道兩署金庫
發行小額銅元票

業務 專辦兌換及商業銀行一切事務

特點 會計獨立保障穩固
十足兌現手續敏捷

營業時間 上午十時起 下午三時止(標準鐘點)
下午一時起 下午三時止

地址 會英街路南二號

電話 市署專線十七號

晚清平
民詩家

黃公度年譜

光緒十三年 丁亥 (一八八七)

先生四十歲。先生於是年春拜祭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作詩記之，所記皆至情流露，瑣記寔事，成了千古名作。由光緒四年起草的日本國志，經過九年，是年纔告成。梁啓超作序，贊他記敘清晰，至謂：「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法之由，若入其閭闔而數其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薛福成作序，贊他採擷繁博，費時日很多，且難於作史。先生自己也說因爲語言不通，文字殊異：「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所以日本國志的脫棄，實在是很繁難的。牠內容的豐富，也是驚人的。日本國志共四十卷，內容是——

- 卷首 中東年表一卷，
- 第一 國統志三卷，
- 第二 鄰交志五卷，
- 第三 天文志一卷，
- 第四 地理志三卷，
- 第五 職官志二卷，
- 第六 食貨志六卷，

(下)

金·受·申·

- 第七 兵志六卷，
- 第八 刑法志五卷，
- 第九 學術志二卷，
- 第十 禮俗志四卷，
- 第十一 物產志二卷。

(一)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詩。

(二) 日本國志自叙，梁啓超叙，薛福成敘。

光緒十六年 庚寅 (一八九〇)

先生四十三歲。先生是年就英國總領事任。過錫蘭島，有錫蘭島臥佛詩二千言，較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偉大十倍。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班推先生今別離爲千古絕作，梁啓超則推錫蘭島臥佛詩爲中國有詩以來第一首，是很對的。

(一) 已亥雜詩自注。

(二) 自香港登舟感懷。

(三) 錫蘭島臥佛。

光緒十七年 辛卯 (一八九一)

先生四十四歲。人境廬詩草自序作於倫敦使署。是年夏先生調任新加坡。

(一) 人境廬詩草序。

光緒二十年 甲午 (一八九四)
先生四十七歲。先生是年十一月中旬，御新加坡總領事任。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一八九五)
先生四十八歲。康有為梁啓超等公車上書，開強學會於北京上海，鼓吹新思想，陳請變法，黃先生贊同之，後被清廷強迫。停止活動，封禁會所。

- (一) 馬關紀事五首。
- (二) 梁啓超譚嗣同傳。
- (三) 上黃鶴樓詩及自注。

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 (一八九六)
先生四十九歲。是年先生在上海，與梁啓超汪穉卿商辦時務報，七月出版。籌備很是繁難，出版後很是風行。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記述很詳盡。九月奉召為駐德公使，德人怕先生破壞德國佔膠州之謀，拒先生赴德。

- (一)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引梁啓超創辦時務報原委記。
- (二) 已亥雜詩六十九，七十自注。
- (三) 梁啓超公度先生墓誌銘。

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 (一八九七)
先生五十歲。先生是年以道員署湖南按察使。到任後整頓吏治，將舊有司法陋規，一律改革，人民稱便。時陳

寶箴巡撫湖南，陳撫子三立，梁啓超、譚嗣同、羅希齡、江標等，先後來湖南，先生亦參與其間。倡辦內河小輪船，商辦礦務，湘粵鐵路，時務學堂，武備學堂，南學會等。諸先生輪流演說於南學會，七日一會，巡撫學政率官吏到會聽講。講中外大勢政治情形等問題，以圖救亡，湖南大治。

- (一) 梁啓超譚嗣同傳。
- (二) 戊戌政變記。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 (一八九八)
先生五十一歲。是年先生解湖南按察使任，日本請于清廷以先生繼裕庚使日，清廷已頒命，適戊戌康梁變政起，六君子被殺，西后親政，幽光緒帝於瀛臺，先生被放回鄉。

- (一) 已亥雜詩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六自注被詔經過，被放情形記叙極詳，有關史事。

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一九〇〇)
先生五十二歲。是年先生在里。夏京師義和團拳匪起事，八國聯軍入京師，太后光緒帝奔長安。先生是年所作，大半感憤拳匪誤國，及包庇拳匪大臣之無智識無見解。是年黨同志起事惠州，炸兩廣督署，未成。

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 (一九〇一)

先生五十四歲。是年先生在里，訂奉丑儀約于京師，辱國喪權賠款極重。

光緒二十八年 壬寅 (一九〇二)

先生五十五歲。是年先生在里。為新民報撰著，論民權自由，論學校，論保存國粹，論孔教，評竹園藩，論政治……多極新見解，另文論之。

(一) 新民報。

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一九〇五)

先生五十八歲。是年在里養病，正月尙與友人書，二月二十四日卒於家。

(一) 梁啟超公度先生墓誌銘。

先生卒後六年 辛亥 先生手集之人境廬詩草十一卷出版。

批駁訃文

車

一縣長目不識丁，一日，見有送訃文至者，以為呈文也，乃命秘書速批，秘書亦東方之流，援筆批云：「查該不孝男等，罪孽深重，竟敢禍延先妣，未經本縣檢驗，遽稱親視合殮，殊屬不合。尙帶一千人証，俱在五服以內，不足為憑，所請發引，碍難照准，此批。」

◎ 請看魯東日報 ◎

日出一張半
發刊三年餘
消息敏捷
副刊精彩
內容豐富
全國風行
刊登廣告
效力偉大
歡迎外埠
直接定閱

社址烟台德盛街
電話一六八號

考古學叢話

(五)

敦頤

孟子，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按憫字宜作悶字解，憫悶二字，明母雙聲，文選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窮則自得而無悶，李善注引孟子曰，柳下惠遺佚不怨，厄窮而不憫。

文選，東方朔答客難，身都卿相之位，注，如淳曰，都謂居也，按都字居字，古皆作合口讀法，孟子公孫丑篇，夫子加齊之卿相，加字古亦讀合口音，加齊之卿相，即居齊之卿相也。

莊子人間世篇，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俞曲園先生云，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寶待也，讀若育，此育字即寶之段字，經傳每以鬻爲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僕按此句，宜作是以人惡其美也，有字涉下文惡用而求有以異之有字而衍，以者謂也，其者已也，猶言是謂以惡己美也。

歐陽修書梅聖俞彙後云，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按此數語，蓋脫化莊子之句法也。

歸震川吳山圖記，其虛字之風神，雖摹仿歐公，而句式則變化蘇軾之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也。

呂氏春秋音初篇，候人兮猗，俞曲園先生云，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僕按俞說是也，此乃後人於猗旁注兮字，而衍入正文者。

蘇子瞻書摹本蘭亭後云，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按於今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甚合文法，又按一

觴一詠，初學記引作一詠一吟，僕謂一觴一詠，暢叙幽情，惠風和暢，兩暢字一觴字，係同聲也，於修辭上，犯重沓之病，不如作一詠一吟。

方望溪書柳文後云，其雄厲悽清醜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尙有叮啞，非其至也，惟有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曉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歟，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而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叙目，則云，惜乎子厚可與爲其至，而不及其至者，年爲之也，論調近乎望溪。

陸稼書經典釋文跋云，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體春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其一卷則序錄也，雖其列老莊於爾雅之上，未免不倫，然其有功經傳亦多矣，自刊諸經法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辛酉季春，予在虞山，葉子石君，以家藏抄本示我，始獲覩德明本來面目，雖音義都已散見各經，然如費氏之以易象文言附卦爻，杜氏之以左氏傳附經，范望之以太元贊散於八十一首之下，先儒往往病其變古訓，則此書惡可不存其舊耶，按經典釋文多載古人之音訓，及古書之異文，以清人盧文弼校刊本爲佳，孟子告子篇，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按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應作今交九尺四寸長，其以字，則涉上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以字而衍。

荀子修身篇，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半耳，按學者遲，彼止而待我，文不成義，學曰下，彼止上，疑有狀文，其遲字，則涉下文或遲或速之遲字而衍耳。

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常，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左傳文公六年）惠棟左傳補注云，道之以禮則，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今按惠說是也，道之禮則，與上樹之風聲以下十句，句例並同，數履按惠楊說甚恰，此句之以字，涉上文是以並建聖哲之以字而衍也。

古書句讀釋例又云，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篇）此凡兩讀，一讀獨如宋王何五字爲句，一讀獨字一字爲句，如宋王何四字爲句，按兩讀皆可通，數履謂獨如二字當相連，獨字作一句讀非是，呂氏春秋必已篇，獨如嚮之人，此獨如二字相連之證。

呂氏春秋貴生篇，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僕按不欲利於生者，宜作不利於生者，其欲字則涉上文諸欲字而衍。

呂氏春秋達鬱篇，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畢云，生疑主，按畢說近是，生德之生字，則涉上文而衍者也。

呂氏春秋貴卒篇，以誰刺我父也，近人吳闈生謂以已同，已歎聲也，僕按以已二字古通，吳說是矣，然以字解爲此字亦可，以誰卽此誰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卻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鄰，鄰旣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畢云，新序御覽皆無兩虎字，僕按此兩虎，乃涉上文諸虎字而衍，蓋聞

之於子，請賞子，文義甚洽。

魯語，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章注，愛吝也，僕按孟子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字亦可作吝解。

惠棟九經古義述首云，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僕接近人唐蔚枝無錫國學專修館文集初編序，中有數語殆摹仿惠氏之口吻也。

楊萬里胡忠簡文集序云，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曾國藩之文曰，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之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句法頗近楊氏。

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為字作謂字解，楊萬里雪巢小集序曰，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餽王蔡同其達，而子謂我願之乎，楊氏知為我作謂我解，故文中遂改為作謂矣。

章太炎的如夢令

雲。

餘杭章太炎氏。為國學泰斗。年逾七旬。而風情不減少年。曩在北京。袁世凱欲羈縻之。任以籌邊使。章窺其隱。故意放浪形骸。一夕。袁命趙秉鈞備酒聯歡。遍邀八埠名花。每一妓至。章輒跪迎於門。進酒一杯。一時傳為佳話。袁以是不疑。章得安然南返。寄居滬濱。益受人問事。祇可作如是觀。遂縱情詩酒。比在友人處。得其舊作如夢令小詞三章。描寫勾欄中情景。維妙維肖。風騷之意。溢於言表。非章不能填此詞也。爰誌如次：

(其一) 借乾舖。待到酒闌燈施。窗外雨聲漸大。暗裏問情郎。良夜迢迢怎過。且過且過。年紀可曾

瓜破。

(其二) 敲竹槓。柳絮顛狂風緊。枕畔嬌聲扣問。親口索纏頭。杏臉桃腮假近。權認權認。明日再聞

遠引。

(其三) 點蠟燭。索贈定情纏背。蓮炬點時回避。携手入羅帳。怨絮言情聲細。留意留意。搗亂半床

驚破。

長篇 社會 塵影潮痕

董蔭狐

第四回 兩首新詩敲金戛玉 一雙惡客煮鶴焚琴

原來贈給湘怨的詩，除去吳夢魚外，還有一位徐芷香，乃是前清時代，蓮池書院的學生，算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吳肇甫先生及門弟子，他詩文都作得不錯，講到新學，也有法律的知識，現時在省公署裏，當着秘書，跟吳夢魚交情很好，也同尹卓吾熟識。當下尹卓吾，把他們兩人的詩，都看完了，便道：「你不是說芷香的差事，近來當得很紅麼？怎麼還有工夫，來弄這些筆墨，吳夢魚道：「豈但如此，他忙裏偷閒的事情，多着呢！我要告訴你，管保叫你發笑，尹卓吾道：「想來是有趣味的，那就請你說罷；吳夢魚道：「近來他在天喜班，認識了一個叫韓金鈴的，二人卿卿我我，很有些打得火熱！前幾天夜裏，他沒有同着朋友，一個人悄悄地去，金鈴便送客留髻，沒有放他走，第二天早晨起來，顧不得回公館，便忙着到省公署去了，辦公之餘，居然吟成卽事詩二首，你說他這份閑情逸致，令人好笑不好笑？尹卓吾聽了，不禁大笑道：「有趣得很！足見芷香，還是書生本色，不愧為我輩中人，不像那些時髦人物，一經涉足官場，便已腦滿腸肥，墮入魔道了！吳夢魚笑道：「說着說着的，你可又該罵人了，尹卓吾道：「好在那小小的科員，還當不起官之一字，大可不必多心，如今且請你把那兩首詩，念給我聽聽罷，吳夢魚道：「對不住！可惜我已經忘了，尹卓吾皺眉道：「你的腦筋，怎麼那麼壞？真乃使人掃興！吳夢魚畧為沉吟，似乎是經過一番思索，然後說道：「你先別抱怨！他作的那兩首詩，押的都是六麻韻，我都記得收尾兩句，尹卓吾道：「那還不錯，就請你拿出來罷！吳夢魚道：「第一首的後兩句是：「好似灞橋風雪夜，背人偷折野梅花。」第二首詩的後兩句是：「阮郎總帶風塵眼，誤認天台洞口霞。」尹卓吾聽罷，想了一想道：「他那第二首的後兩句，很有些叫人索解不得！吳夢魚笑道：「你要想知道個中秘密，只好等見了芷香去問罷，我是不能妄為解釋的，二人正談到這裏，只見湘怨走進來了。一眼看見她的詩本子，放在桌上，便向吳夢魚道：「方才我說甚麼來着？你到底還要拿出來，給二爺看，尹卓吾道：「這又何必如此！你的詩，雖不能抗手古人，但比着那些冒充風雅，自命為詩翁的，還要強得多哩！況且我看了你的詩，很可在文字之中，明瞭你一些身世，湘怨聽到這裏，似乎觸動了她的幽情苦緒，不禁神色之間，有些黯然起來！尹卓吾却又說道：「我在詩中所窺的，也不過是一鱗半爪，你可否把你的身世，自己說一說呢？湘怨聽了，微微地嘆了一口氣，方才說道：「薄命人的身世，有如落溷之花，不但說者傷心，即是聞者，也難免有些刺耳，我看還是不必說罷！此時湘怨，

聲音帶些酸哽，並且眼波溶溶，似乎是要滴下淚來的光景。吳夢魚便向尹卓吾道：你這是怎麼說！無緣無故的，又惹人家傷心幹甚麼？尹卓吾笑了一笑，沒有言語，隨又向湘怨問道：南北迢迢，不遠千里！你何以要拋却家鄉，來到這裏呢？莫非因為斗斛之水，難養蛟龍麼！湘怨聽了，便把帶着悽愴的眼光，望着尹卓吾道：二爺！你若以為我是有心要觀光上國，那就錯了！只為我們家鄉地方，屢經兵燹，凋敝不堪，況且近來，仍有萑苻不靖之勢，比着北方的安堵，實在相差太多，我好似驚弓之鳥，只得遷地爲良了！尹卓吾聽得這樣說，不禁慨然道：原來却是如此！但我怕中原亂事，還在方興未艾，此地小康的局面，也未必長久保持住呢。那時吳夢魚，正在翻弄那本詩，聽得這樣說，便笑道：你又來了！豈不聞空城計上說得好，國家大事，用不着爾等分心麼？依我勸你，還是打起精神，來作眼前的事情要緊，尹卓吾點頭道：這話說得不錯！但我要問你，眼前的事情，又有甚麼可作呢？就請你片言撮要，指給我一條明路罷！吳夢魚笑道：只要你肯辦，事情是非常的現成，並且就在眼前，用不着前去尋覓，不過有一件，咱們可要聲明在先，等我說了出來，你可不許設辭推塞，意存規避呵！尹卓吾聽了，猜不出其意何居，不免有些疑惑，便道：只要你說得在理，我自自然然是要照辦的，但是眼前頭，又有甚麼事呢？這可真叫人有些難於索解了！吳夢魚微微一笑，便把湘怨那本詩，送到尹卓吾面前，然後說道：不是別的，就請你一揮如椽之筆，在這後面，也給題上兩首詩罷。此時一經道破，尹卓吾不由得笑了，便道：鬧了半天，敢自是你妄佈疑陣，誇張爲幻呢！吳夢魚道：怎麼又是我誇張爲幻了？請你自己去想，你要見人，人也見了！你要看詩，詩也看了！縱未必如你所期，然而也決非誣盜虛聲之比，如今請你費點精神，題上兩首詩，平心而論，這還是不該的麼？尹卓吾聽了，覺得一時之間，無辭可措，便笑着說道：「是故惡夫佞者，」那時湘怨，也帶着一稱希冀的神色，向尹卓吾說道：二爺！我可不敢妄肆要求，不過若肯其着在四爺的面上，使得附於品題之列，則幸借美玉之光，亦可使琪珠生色了！尹卓吾道：並不是我推辭，因爲作詩這件事，少不得是要搜索枯腸的，所以古人說：「吟成一個字，拈斷數根髭。」那裏能夠倉猝之間，搖筆即成呢！吳夢魚道：無論怎麼說，反正今天，非請你題詩不可，那不就是一首，也好，尹卓吾笑道：看你這樣其勢洶洶地，簡直是等於逼債了，任我如何拮据萬狀，少不得也要有以報命！吳夢魚也笑道：不怕你不作！隨又向湘怨說道：還不快拿筆墨伺候呢，你看二爺，不已是就我範圍，甘於奉令承教了麼？那時湘怨，果然把墨盒打開，筆也給放好了，尹卓吾提筆在手，取下筆帽來，向墨盒中，蘸了一些墨，笑向吳夢魚道：我今天，真成了作法自斃了，沒有面試成人家，反倒鬧得面試了自己，吳夢魚道：快作罷，不要說了，你再遲延，我可就要擊鉢催詩了！那時尹卓吾，昂頭想了一想，將要去寫，忽又向湘怨說道：方纔你不是說，此次迢迢北征，意在避亂麼？我就藉着這個意思，作個發端罷！湘怨怕擾亂了他的文思，只點了一點

頭，沒有言語，尹卓吾却振筆直書，寫出兩句詩來道：

營得香巢似避秦，河山今已半風塵。

寫完這兩句詩以後，便橫過筆來，暫時不寫了，吳夢魚點頭道：這兩句詩，稱得起是落墨大方，寄托遙深，不愧是個大手筆！但是有一件，我看這詩，像是七絕的來派，頭兩句，旁髣髴筆天外去了，試問底下那兩句，却又怎樣縮合呢？若說一筆兜轉，只怕煞是不易，我僅有拭目以觀的了！尹卓吾聽得這樣說，笑了一笑，沒有言語，便已接着寫道：

世人競識桃華面，慙愧漁郎未問津。

當時湘怨看了，滿臉上，露出十分佩服的樣子來。吳夢魚已是擊節嘆賞道：真妙！用桃花面，跟漁郎問津的字樣，縮合到上面的避秦，真乃雙管齊下了！尹卓吾道：算了罷！何必如此捧場呢？吳夢魚笑道：我不但捧場，還要問罪呢，試想你已經同着我來了，怎麼還說是未曾問津？如今我倒要向你請教，依着你的心理，必須怎樣，方纔算是問津，莫非說要反客為主，還另抱着甚麼野心不成？尹卓吾道：你這樣死於句下的，吹毛求疵，真乃豈有此理！從來詩之一道，是講求神韻，不能拘於字面，你又何嘗不懂得這個道理？假如要把那句慙愧漁郎未問津，改爲乍問津，或是不問津，豈不就開得索然無味了嗎？我看你如此羅織，簡直是有點成心搗亂了，吳夢魚道：你說得不錯，本來就是搗亂麼，請想我要不節外生枝，可那裏叫你發揮出這篇解釋來呢？得啦，不必說了，就請你再往下寫罷！尹卓吾把筆放下道：方纔你不是說過，就寫一首麼？現在算是已經交卷的了，難道說又翻前案，還要追加不成？吳夢魚聽了，還不肯言語，湘怨却已微笑說道：我看二爺的詩，真是信手拈來，皆成妙諦！又何必留情墨如金呢？這一首，算是四爺替我求的，如今我自己啓齒，也不敢過存奢望！就請再賜一首，不知二爺，可肯俯允所求，不加駁斥麼？尹卓吾聽了，笑道：你這麼一說，我倒有些誼不容辭了！嘴裏說着，便又把筆拿了起來，向那墨盒中，蘸了一些墨，吳夢魚拊掌道：妙啊！不信要是我說，你那推辭的話，多着呢，如今逼在這裏，不得不糊塗場面，活該叫你搜索枯腸了，尹卓吾一笑道：好在一首詩，還不是甚麼難事，你又何必這般饒舌呢？吳夢魚道：既然這樣說，就請你加思索，一揮而就，我纔信服你，並非徒誇海口，大言不慚！尹卓吾道：你以爲可以把我難倒麼？殊不知此乃小事一段！遂即提筆寫道：

凌夷誰識故侯家，身世而今似落花，

贏得有情齊噴淚，美人遲暮在天涯。

當時尹卓吾寫着，旁邊的四隻眼睛，却都把視線集中，隨着他的筆尖兒轉！湘怨看了頭兩句，已不禁滿懷悵觸，神色惘然，及至尹卓吾，把詩寫完了，她早已玉容慘淡，哀怨不勝，錯非強自支持，大有要潸然下淚的光景！吳夢魚早已看在眼里，便道：詩

誠然是好詩，但要把人家的眼淚，給勾引出來，那未免也是風流罪過呢！尹卓吾聽得這樣說，方纔抬起頭來，望了湘怨一眼，便道：我說我不作罷，你却一定要我作！如今我作了，你爲甚麼又要傷心呢？這不應了西廂記上那句話，是「倒叫我左右作人難」了嗎！湘怨勉強笑道：那一個傷心了！這都怪四爺，專好無中生有，那時吳夢魚，看着那兩首詩，口中說道：這身世而今似落花，花的七個字，令人人口角津津，真不愧爲名句，總之你這兩首詩，夏玉敲金，情韻皆勝，確乎是後來居上，把我跟芷香的，都給壓倒了！尹卓吾已經把筆套好，聽得這樣說，便伸過手去，把詩本子給合上，向吳夢魚道：我看咱們，該不談此道，另說一點新鮮的了！若只管這麼咬又嚼字地，纏擾不休，恐其美人的粧閣，要鬧得酸而不可聞也！吳夢魚一聽，不由得笑了。隨向湘怨道：二爺給你題了一回詩，怎麼也不謝一聲兒呢？湘怨道：既已心感，何必言謝！說着，便取了一支香烟，送給尹卓吾道：二爺！請吸一支烟罷，尹卓吾接了過來，湘怨便劃了一根洋火，湊着給點上，尹卓吾說了一聲謝謝！那時吳夢魚見了，便向湘怨道：你既敬二爺一支香烟，怎麼就不敬我呢？湘怨道：現放着的烟，何妨自己去取？吳夢魚笑道：我知道你那一支烟，乃是兩首詩的酬勞，我是不能無功受祿的，這就叫作不言而喻！湘怨笑了一笑，沒有言語，吳夢魚又向尹卓吾道：你休要把這個酬勞看輕了，我見她親手給人點煙，這還是破題兒第一次呢！尹卓吾笑道：比着你那老把兄黃白朋，給周子春點煙何如？吳夢魚道：你這個人，口角尖酸，未免有傷忠厚！何以專好揭挑人家的短處呢？尹卓吾道：在你爲親者諱，却也無怪其然，不過我見他，舉動過於卑鄙，所以當時那一幕情狀，髣髴老擺在我的眼前，蓄之於心，就不期形之於口了！吳夢魚道：這總怪你胸襟褊狹，所見不廣罷！凡是巴結人的，只要事有可爲，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甚而吮癢舐痔，還都幹呢，像這區區地，點上一根煙捲，那裏算得甚麼大不了的事情？你却這般耿耿於心，實在少見多怪了！尹卓吾笑道：如此說來，黃白朋的舉動，在一般巴結的人物中，還可以稱爲清高的一流呢！這總因爲你，久歷官場，見多識廣，所以纔有此眼光，能夠區分等級，評議得宜，像我；只有敬謝不敏的了！吳夢魚也笑道：你不用轉着彎子，拿話來挖苦人，你說我見多識廣，我也直任不辭，並且引用一句成語，來答覆你，即所謂「司空見慣渾閑事」了！當時二人說笑着，湘怨在旁，有些莫明其妙，便動問是怎麼一回事？尹卓吾見她詢問，方在微笑着，要加以解釋，忽然聽得樓底下，喊了一聲，隨後便有腳步的聲音，走上樓來，那時吳夢魚，便向湘怨說道：不用聽笑話了，又來了客啦，尹卓吾隔着窗簾，向外看時，見走上兩個人來，前頭的是個胖子，後頭的是個瘦長條子，夥計把他們，讓到對面屋中，湘怨也就跟着過去了。尹卓吾回過頭來，皺着眉，向吳夢魚說道：我真想不到，憑這兩個，居然也會來到這裏！吳夢魚道：是誰！咱們認得嗎？尹卓吾道：就是牛月溪，跟常佐華二人，吳夢魚聽了，也不禁皺了一皺眉道：原來却是他們兩個！要說來到這裏，可真

有點不大配合，太約也是慕了湘怨的名氣，想着要開一開眼界，便慮了彼此的氣味不投了。尹卓吾笑道：世界上，真有這種不可理解的人！要說他們，羨慕湘怨會作詩，所以纔來到這裏，但是我敢說，他們自有生以來，就不懂得詩是個甚麼東西！如今却妄想攀高，也欲自附於風雅之列，豈不是盲聾之人，想着要聆音辨色嗎？吳夢魚聽了，微微地嘆了一口氣，沒有言語。再說那牛月溪，跟常佐華二人，在直隸商界中，都很佔有一部分勢力，當民國元年的時候，工商總長劉揆一，在北京召集全國工商會議，他們兩個人，都曾當過代表，可見是有些聲望了！不過二人，都沾染些市儈的習氣，尤其是那個牛月溪，自頂至踵，全無雅骨，肥團團地一張臉，一嘴判官的鬍子，說出話來，總是俗不可耐！人要見了他，便感到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但是他雅善鑽營，並且有些手段，後來當某軍閥秉政時代，不知他怎樣走的門路，居然也會作了一次甚麼廳長，這就叫作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說到那個常佐華，却是骨瘦如柴的，他乃高陽縣人，以辦織布廠起家，除去滿面春風，善於酬應外，還另有一種長處，就是辯才無礙，口若懸河，任憑沒有理的事情，但一到了他的嘴中，也能出奇制勝，攪出一個理兒來！當煉銅廠事件發生，把財政總長，給告倒了，他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以上所說的，都是後話，今天他們兩個人，結伴而來，要看湘怨，可真有點文不對題咧。當下尹卓吾，跟吳夢魚，彼此談話，都不肯高聲，這是因為同牛常二人，本來認識，却都意存規避，不樂於跟他們會面，所以只好低言悄語，省得聽出聲音，尋了過來，那時就鬧得避無可避咧。但是工夫不大，湘怨已然走來，見她滿臉上，都是不高興的神色，尹卓吾看在眼里，不禁暗暗嘆息，便問道：這是熟客呢？還是第一次來呢？湘怨道：是第一次來！吳夢魚便接着問道：是那一個，招呼的你？湘怨見問到這裏，便翠黛含顰地說道：是那個胖子！尹卓吾道：是那姓牛的了！湘怨似乎有些詫異，便問道：二爺何以知道是姓牛呢！莫非說跟他認識嗎？尹卓吾道：這兩個人，不但我認識，四爺也跟他們認識，湘怨聽了，神色之間，似乎有些不以爲然，便道：我真想不到，憑你們二位，會有這麼兩個朋友！尹卓吾笑道：你這種見解，未免太偏了！須知交朋友這件事，有以性情相投結合的，也有以聯手辦事結合的，說到彼此的品格，怎麼能夠一樣呢？再說那兩個人，除去俗之一字外，在社會上，也是很有聲望的！尹卓吾剛說到這裏，吳夢魚便接口道：你不是看着我們兩個人，比着他們兩個人高麼？其寔不然，早晚人家，是就要鬧起來的，湘怨冷笑道：讓他鬧去罷！這事與我何干呢？說着，便坐在一旁，神色還是鬱鬱不樂，當時這一段談話，彼此都是低聲，對面屋子裏，當然是聽不見的。過了一會子，湘怨只是在這邊屋子裏坐着，不肯過那邊去，吳夢魚便道：你到那屋裏，轉一轉去罷！那個姓牛的，不是好脾氣，把他應酬走了完事，省得麻煩，尹卓吾聽了，便也笑道：四爺這個話，說的狠是！提防着那個姓牛的，犯了牛脾氣，只怕你搪不開哇，湘怨嘆了一口氣，便起身到對面屋中去了。那時吳夢魚，目送湘怨

背影，不禁有些出神，隨向尹卓吾道：他們兩個，不知聽了誰的話，也要跑到這裏來，其實他們的逛班子，是純粹抱着享樂主義！試問跟湘怨的性情，怎能沉湎一氣呢？尹卓吾道：豈但如此！尤其是那個牛月溪，專好在班子裏，作那焚琴煮鶴的事情，今天湘怨，難保不觸了霉頭，這也算是小小的魔障呵！尹卓吾道：話雖這樣說，但他們既是慕名而來！或者留些情面，未必肯遽然出此。誰知尹卓吾的話，還不曾說完，猛聽得對面屋內，怪聲怪氣地說道：你可別不知抬舉呀！老爺們到這裏，是花錢來的，要講擺架子，那是我們擺，那裏捨得着你呢！你別覺着會作詩，便要自高聲價，須知作詩的姑娘兒，又能賣幾個錢一斤？要是打算擺架子的話，當初就該穩坐在家裏，爲甚麼又自甘輕賤，出來幹班子呢？當時這套話，好像爆豆兒似地，說的一句不趕一句，足見這股子火兒，可就太咧。正是：

借玉憐香全不解 焚琴煮鶴太無情

慶增西服帽店

本號開設烟台正陽街中市路西特請優等技師專做西服雨衣風衣大氅代理天津各帽工廠出品四季時帽應有盡有無一不備零售批發價目克己惠顧諸君請購試用方知做號言之不謬矣

地址正陽街中市路西
暫借電話二百九十九

同安綢緞百貨商店

秋季各貨均已備齊

歡迎仕媛蒞臨選購

開設在煙台市北大街路南

電話一百九十四號

略談駢文

愛吾

駢文現在真是走入窮途了，也可說是走入過去時代了，她幾乎被人完全忘記，大有壽終正寢之勢。——多少人談文學，可以談經談典，可以談詞談詩，更流行的是談新文學，和小說，要談駢文的，真如鳳毛麟角，至於作駢文的，更屬永不再見了，假如駢真是「墮入深淵，難以復出」，那麼我們談她，自然沒有什麼價值，但是老杜說：「王楊盧駱常川體，不廢江河萬古流。」那麼我們對她似乎應當，仍舊抱着死灰復燃的希望，我願意在這裏追蹤追蹤她的芳跡，並且也願意藉此能甦醒甦醒她的芳魂，至於移山之誼，自知在所難免了。

（我願先說她的被棄原因和她固有的價值，然後再論她的沿革）關於她的被棄，不外可列幾種原因：

A 雜作 要作駢文，非具天才不可，若是沒有天才，趁早不如擱筆為妙，因為她不僅在乎綺麗圓滑，而更在乎出於自然，假如不是出於自然，而更想着堆砌粉飾，那麼便太尋苦惱了，而且她的題材雖然是那樣嚴格，聲韻雖然是那樣講求，但是作的時候，又非快不可，大概作散文一篇費時兩點鐘，那麼她祇多不過點半鐘，因為作她，必須正在天機發露的時候，揮毫立就，不加點竄，完成之後，如同初日芙蓉，天孫雲錦一般，這才見得是有價之作，否則枯搜朽腸，經年累月才出一篇，那麼無疑的是木偶一樣，不僅丟失了鑑賞的目的，並且也有失文藝

的價值，當真若是大手揮毫，那麼真是使人驚心駭目，當那一刻千鈞的時候，他沒工夫思想怎樣佈局，他沒工夫思想怎樣用典，他沒工夫思想怎樣用字，他沒工夫思想怎樣頓挫，然而祇見他的筆鋒所到，盡是珠璣，雖然他沒預備，然而他却比預備好了的，強的多哩，因為預備的是畫工，而這個却是化工。

關於這個化工文章，我最佩服的，要算彌衡了，他那篇鸚鵡賦，真是天才真發，高壓輩流，難能的是他正在那麼一個噪雜的宴會上，竟然能夠揮毫立就，不但行文跌宕多姿，並且更能借題發揮，把他個人的寫照，完全顯真出來，無怪佳片一出，舉座盡驚。

第二要算王元長的曲水詩序，他作這序的時候，恐怕要比彌衡還難，因為那時有皇帝同在，他又沒有彌衡那樣的狂放，然而他却也是一樣的不讓古人，也是揮毫立就，文不加點，並且作的那末長，那樣華麗，氣派又是那樣大方，用典又是那樣恰當，真有鬼斧神工之妙，這種天才的激發，並不是旁人可比擬的，韓柳雖然說是文起八代之衰，但是若請他們同時下筆，恐怕還要完全瞠目呢？

關於他佳作的美好，我願意稍微介紹一點，以供同好。我最喜愛讀的，就是牠的近果的一段……：「既而滅宿澄霞，卷先辨色，式道執爨，展輪効駕，徐鑿警節，明鏡暢音，

七萃連鑣，九游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魚甲烟聚，貝冑星羅，重美曲瑤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光難得而稱計，你看他這幾句把皇帝的威嚴，形容的夠多麼顯赫，而且行文又那樣流利，讀者絕覺不出來這是駢體，而且覺得每個字又都正在鑿眼，稍一更替，便立刻瓦解，尤其是讀到那「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光難得而稱計」的時候，真好像一切一切，盡在目前，恍入芳林園了。

在這幾句高山闊瀾之後，接着便是：「爾乃廻輿駐罕，嶽鐘淵淳，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曲，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變成這幾句連漪水紋了。

剛才還是那樣巍巍蕩蕩，而今馬上就改成交談的樣子，其實他着墨真不多，然而却已經完全夠了尺幅，真是才人才筆。望塵莫及。

第三要算士子安的滕王閣序了，他這篇更是天衣無縫，綺麗至極，牠已經早膾炙人口了，高明各有鑑賞，在此我也不必多贅。

以上三篇佳作，的確是盡美盡善，但是我們不要徒然羨慕他的華麗，我們應當進一步研討研討他的所以然處，我們若是先能夠知道，他們作文時候的艱難，那麼不難明白他們佳作的更形可貴。

一、我們知道，這三篇文字，作的時候，全都在宴會上，宴會的情形如何呢？是聲音噪雜的，我們知道文思是最怕人攪

亂的，而且作文又是需要長時間的安靜，假如不能安靜，自然沒有法把意思寫出來，若是在那個時候，要叫我們作一作，能作不能作，先除外，第一步就這安靜，恐怕就難辦到吧！但是他們却不動聲色，揮毫立就。

二、當他們作文的時候，決不是在坐席之前，一定在席的中間，大概那時已經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了，要是我們，恐怕已經有了點醉態，我們在平常的時候，都難作得出來，這時候那更無須論了，然而他們却一如常態，反倒更興高采烈。

三、當他們每寫出一句，旁邊就有人唱出，這時乘人便高聲喝采，交口稱讚，你說這時候執筆的人，應當如何的意馬心猿呢？而且古時又重女樂侑酒，也許那時候，有多少傾國傾城，正在奏着銷魂之曲，並且那三位作者，又都是正在少年英俊，難道他們沒有一位，看見內有紅拂嗎？然而他們却始終不懈，一氣完成。

綜觀以上數點若不是天才，怎能達到這種地步呢？

B書得讀的多，駢文完全是故典集成的，後來甚至稱她為考古，所以徒有天才，而不多讀書，仍然沒用，但是書的根基，自然不外十三經，子書，歷史，但是你就把牠們都讀完了，不過才得着個根，至於枝枝葉葉，更不知道，還有多少，真正大駢文作家，他們不僅是以天才擅長，的確也仗着學問取勝，就如齊沈休文，他的駢文作的就很不錯，然而他讀書的時候，他母親竟然常常的偷滅燈油，平常人都願意他的子女用功，但休文的母親，却怕他用功了，還有一位叫高文通的，他妻子使

他在院中看麥，但是他看書竟然出神了，以致水來把麥都沖去，他還不知道，清駢文家洪稚存幼時家寒微，同他母親織布讀書，後來吳錫麒給他作機杼燈影圖序，裏面說着「……每憶壞壁蠹懸，破窗紙裂，啾啾課讀，宛轉鳴機，聲易淒迷，寡女千絲之淚，光何慘淡，貧家一盞之燈，」……「……：……：……：……：……」在這幾句裏，也是窺見稚存用功之一斑了，世人祇羨他們文詞的華艷，却那知道他們曾下這苦工夫。

世人又多以為太好的駢文，說是完全是才子天才的結晶，其寔才子不僅漢思過人，就是學問也寔在是大有過人處，我們以最通俗的滕王閣序而論，人多說王勃作這篇文章是腹稿，是神授，其實大大錯誤，要說他結構的精密，行文的緊速，可以說是仗着天才，至於古典，那末便是勞苦得來的學問了，文中那「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兩聯句的出處，恐怕今人還有多少不知道，這兩句乃是出於蕭明達王僧辯舊的話：「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在此更看見駢文家學問的豐富了。

勃又作益州夫子廟碑，文有「帝車南指，通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之句，大手筆張燕公，讀之不懂，後來訪一和尚，才解了一半，仍然還有一半不解，像燕公，那真是有唐一代文學家代表，然而他都有此不及之嘆，那麼王勃的胸羅萬卷，更可以想見了。

以上稍微研討了駢文的艱難，便使人有些氣短的。

確沒有天才，是根本不行，而且有了天才，不多讀書，仍然還是不行，而且天才與天才也大有分別。就像六朝那位顏延年大師，不說不算天才，但他那篇曲水詩序比較王元長那篇，便有飛鳥與木雞的分別，他雖然是窮迫了一輩子，但是結果不過僅得到鑲金錯采四字而已。

C 不合時用 作駢文既是那樣的不易，但是究其實在現在又絲毫沒有用處，本來平常作文，詞達而已，何必文縟縟的使人費心研解，至於朋友通訊，乃是傳達兩人的真情寔意，假如用這種文件，一定虛靡得把感情抹殺，若是公文佈告，更主開門見山，使人一見了然，本來中國人讀書的太少，文用語體，都有不能普及之嘆，若是用這駢四儷六，那麼叫那些老民，上那裏去尋窺涯涘呢？報紙雜誌，不用說，更是不能用這種文體，因為不僅讀者有難「嚙」之隱，恐怕主筆編譯，早已經累死了。

綜跡已上種種原因，便知道駢文的命運，不能不走向解剖床上，雖然這樣，但是她仍然還是有

她的價值 她是中國固有的國粹，她也曾一度在六朝的時候，

總編文風，她雖然把文人才子，人君大臣，都麻醉的甚至國破人亡了，（六朝各帝幾乎都以此亡國，尤其是侯景作亂，因死蕭氏父子，情況尤為慘烈）然而她却贏得世界任何國家所不能學步的獨奏曲，牠雖然把中國養成了浮靡不振之風，成為中國的大罪人，然而她也增加了中國文藝的價值，使中國享受典雅秀麗的美名，又未始不是她功勞的所在。

我們對她應有的認識

雖然她是虛空無用的，但是我們剛剛說過她乃是中國固有的國粹，我們為保存

國粹起見，那麼我們對她，就不應不有所認識，並且她在實用方面，雖然沒有什麼用途，但是她在增長智識這方面，却又非他書所能及，因為中國的書籍太多，要讀一遍四庫全書，恐怕祇少要用十年的工夫，還是假如那樣空空洞洞的讀者，不但太感覺枯燥乏味不說，而且讀完了，也是決對記不住，書若是記不住，豈不是和沒讀一樣嗎？但是她呢？却是古典的集成，經過才子他們那一番潤色，不但讀者有聲有色，寔在又順口，又容易記，有的時候，讀一篇大浩需時五點時，讀一篇散文，需時三點鐘，而讀她一篇，却僅用一點鐘就夠了，並且越這樣流利的文章，越不容易忘記，有時老韓的「博愛之謂仁」早已忘記了，但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却永遠在耳，所以讀她的時候，以遊戲消遣的工夫，便得着極大的學問，而且目的，又是保全國粹，你看一舉數得，豈不美哉？在這裏我要聲明，我的主張，是祇要讀，而決不是學着作。

古幽默

隱·吾

今之所謂幽默文學者：率多嫌其名不副寔，語妙天下，我思古人！集古幽默。

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
晉元帝得太子，賜羣臣湯餅宴，殷羨進曰：慶陛下嗣統之得人，愧臣等無功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農業改進

招分銷處

招募雜誌農書豬
雞瘟藥分銷處報
酬優厚有志辦者
來函接洽須附郵
票四分

招分募社

招募各省縣分社
及普及幹事待遇
優厚有志者來函
接洽索簡章須附
郵票四分

匯款

由銀行或郵局買
匯票掛號寄至本
社

優待

一人限一冊附郵票
二十分即寄

- ◎每月一冊三角
 - ◎全年十二冊三圓
 - ◎每冊百十餘頁
 - ◎銅版像片滿載
- 農業改進室物樣本

總發行所 農業改進社 海城北街滿電話一五六號



秋日雜感

黃翼

我家門前
有一塊空地
，大約數十
畝，除了幾
顆樹，便是
東一塊西一
塊的茂草。
在冬天地主
把地軋平，
作為公共足
球場，夏天
便荒廢着，
便宜了空地

附近住着的孩子們，清晨和傍晚，都一羣一夥的跑到這空地上踢皮毬捉蚂蚱。若是經過幾場雨，窪處積水成池，便有許多隻蜻蜓和燕子在水皮上飛上飛下，淘氣的孩子捲起褲腳，持着竹竿立在水裏結蜻蜓。除去午刻太陽晒得地皮發燙時，空處裏沒有人，一有了陰涼，便有孩子們亂跑。

我在晚飯後，常常持了一柄芭蕉扇，穿着短衣服，有時攜着小孩子，到空地上散步，偶然替孩子效勞，跑在草地裏捉蚂蚱。夏天的傍晚是頗長的，一時不能到晚間，天上抹着紫雲，紫雲慢慢的變黑，但是西北邊的日影總在雲縫裏映着，那魚肚白一時暗不下去。孩子們直玩到人影幢幢，踢球的一脚把球踢出去都不知到落在那裏，這才興致闌珊，回家休息。

幾天以來，我因為有些閒事，同時又常常和人打牌，晚飯後便不到空場裏乘涼。夏是很短促的，經過幾場秋雨，天氣已然不甚熱，更把到空場散步的習慣打破了。昨天偶然走去，看看地上的草，一層黃色的穗子在風裏搖擺，覺得這空場的面積放大了好些。孩子們雖然仍在草裏亂跑，却不是捉蚂蚱而是捉蟋蟀了。

我立在空中地上，風吹起衣襟來，頭髮也被吹得飄飄飛，覺得一些空虛，不知為什麼感到一些不自在，據說讀書人到了秋天要悲傷的，也許這是一種季節

病。我立在秋風裏，真有一些黯然。

最初我感到秋天之可悲時是在十二歲時候，那時我住在一個窮僻的縣分裏，到了縣裏正在夏天，我住的院子前面還有一個廣大的院落，有幾棵槐樹和椿樹，遍地生着茂盛的草。我對於這花草樹木自幼是很愛好的，所以每日從學房回來以後，便獨自一人跑到院裏捉蚂蚱或是在草地裏亂跑。在椿樹上生有一種硬壳蟲子生得長圓身子，長長的嘴，頗似一隻象，能夠假死，若是捉住牠，牠便六脚一齊縮起來，像死了一樣。我祖母告訴我牠叫鎖鍊。我常捉住一個鎖鍊放在手心裏不動，看牠幾時伸開了脚，在手心裏爬。若是老不肯動，我便不住用起祖母教我的一句歌兒來：

「鎖鍊鎖鍊開呀，鎖鍊鎖鍊開呀！直等到那小蟲子恢復動作才停止了這永遠不變的歌辭，那恐怕是對於詩歌最初感到興趣的詩歌。那年秋天，我和我的姊姊念詩，念得最熟的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念着似懂不懂，不過幾於月

亮有了另一種情感。我姊姊有一個女朋友，我管她叫琴姊的，也懂得念詩，他們都似乎中了小說上雅人的毒似的，常常的搖頭擺腦的哼吟。我只記得「床前明月光」那四句，也便隨着亂搖腦袋，覺得頗為高興。

那年中秋節，我的姊姊和琴姊雅興大發，要一夜不睡跑到城根底下賞月。那個縣分的城牆不很高，城根離我家的房子不遠，一坡荒草之外，還有幾株歪歪倒倒的柳樹。月光瀉在城根上，一片草痕却是黃色。琴姊會吹簫，雖然只是「老八板」之類，那時却覺得異常好聽，我想把城牆柳樹月光簫聲綜合的讚嘆幾句，但是嘴邊上有話說不出，大概那就是詩意了。後來坐得夜深了，突然起了一陣風，吹到身上冷得有一點瑟縮不安，琴姊的簫聲亦在風裏動蕩着，看這一片荒涼城根，除了我們幾人一人也沒有。起初感到一些恐怖，一會又感到傷感，傷感也說不出是為什麼來。

「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齊」，幾千年前的文人，一到秋天，便這樣

說了。到後來，潘安形容秋天的心情最妙的句子是「登山臨水送將歸」，登山臨水送朋友回來時的心情，正是悲秋者的心情，登山臨水送將歸的心情不僅是文人可以感到，即是極平俗的也有這種感覺，悲秋却是很普遍的呢！

在秋風裏，懷舊的心情是很容易發的。有一天夜裏，我獨自一個人回家，走在路上，秋風拂來，由脖領間一直伸下去，撫摸我的胃口，像是故意開玩笑似的，使我心裏一陣發癢，感到一種莫名的空虛，忽然牆角一陣蟲聲，使我立刻回到幼年，不由得止住了脚步，悄悄的立着，尋那不斷的蟲聲。最後被我尋到那個縫隙，蹲在那裏，低下頭去，向那牆隙吹了一口氣，突然那鳴聲停止，一個小動物跳出來，三跳兩跳，跳到黑影裏，看不見了。

我做失了一件東西似的呆了一會，又慢慢的走起來。心裏想着，若是在幼年時候，絕不肯放棄了那小動物的，童年和青年的心情不同大約如此，人到了中年，童年的遊戲的興味，總是很低的

。在蟋蟀跳開來時我這才確信失去的童年，是追不回來的。

在幼年，一到古曆七月，蟋蟀在沒有出現時，已竟開始預備下蟋蟀罐子。母親的粉缸，盛油的罐子都被我裏面裝進土去，軋得光滑平硬。父親吸煙捲的洋鐵匣子也是盛蟋蟀的器皿，等到秋蟲一鳴，每日傍晚時分，便去跑到野外捉蟋蟀，我記得我在津西△縣住着時，距我家不遠有一個廢園，廢園中間有一坑方圓有七八丈，坑裏滿是磚頭瓦塊，大約從前是一所房子倒在那裏，磚頭埋磚頭，非常之多。雨水變成積潦，存在坑心，四外便是蟋蟀的大本營。一到傍晚，滿坑虫聲叫成一片，我便在那裏跑來跑去攪磚翻瓦，因為志在捉蟋蟀，即使翻出蜈蚣或是蝎子來也不害怕，假若發現了蜈蚣，那更高興，因為我知道凡是蜈蚣穴裏得到的蟋蟀都是善鬥的。捉來了蟋蟀，養在罐裏，第二天一早起來，便把所捉的蟋蟀一個對一個的鬥，鬥來鬥去，把優勝者放在最好的罐子裏，（母親的粉罐便是最好的罐子，）以次

裝進荷罐子和洋鐵罐，洋鐵罐是最壞的罐子，那些戰敗者都放在裏面。

我養蟋蟀雖然注意他們的戰鬥力，但對於不善鬥的亦照例養着，雖然待遇差一點，但絕不施以酷刑。偶然蟋蟀有掉了大腿或短了鬚尾的，我便不快好半天。尤其是對於掉了大腿的更為難過，常常把他放在花池子裏，夜裏聽牠鳴叫，不再捕捉。同時和我玩蟋蟀的是我姊姊和我的表哥。我的姊姊養蟋蟀並不讓牠鬥，只是聽牠的鳴叫，表哥却是一個大行家，他對於蟋蟀的鑑別比我們都高，捕捉蟋蟀的本領亦比我們巧妙。只是太殘忍一些，常常把不怎麼好的蟋蟀，或獨腳龍（即是掉了一隻大腿的）活活摔死，我對於他這種行為總是不滿，但也不敢勸他。常常拿蟋蟀和我的蟋蟀咬，當然我的永遠是他的敗將，但我的蟋蟀却能征服姊姊的蟋蟀。她雖然反對相鬥，但我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常把牠養着的蟋蟀放進我的蟋蟀籠裏咬，結果永遠是我的勝利；因為若是牠的勝了，我便偷樣換柱，將我的蟋蟀把牠的換過來，

如此勝利的蟋蟀永遠是我的。好在她只聽鳴叫，反正到夜間，罐子裏有蟋蟀在叫便不會和我爭執了。

表哥在我十五六歲時便死了，姊姊在我中學畢業時亦死去，琴姑已然嫁人，現在有了四個孩子，因為平日的處境是太舒適了，她頗廢得已然失掉了舊日形態，染了極深的鴉片嗜好。我因為年來奔走衣食，自己照照鏡子，已然老氣橫秋。屈指算來，從在A縣裏捕蟋蟀直到如今，已然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事偶然憶起，居然清清楚楚，不能不說是秋風所賜吧！

我在二十幾歲時，早已搬到城市裏來了，在一家公司作起事來，事情也還勉強，自己的精力也有敷餘，每日雖然很忙，依然要偷工夫玩鬧。當然戀愛這過程在二十幾歲是免不掉的。戀愛這件事回憶起來永遠是又甜蜜又傷心的，所以最宜於秋天去回憶它。記的最清楚的是L，初認識她時是在一個結婚的筵席上，那婚禮是很熱鬧的，參加者至少有五百餘人，而他便恰巧立在我身旁，穿着

一件紅色的碎花袂袍，鬢邊戴着一朵杏黃色的絨花，活潑美麗，那時的姿態無論如何我也忘不了的。她頻頻的用眼睛看我，因為我那時太不修邊幅，一件灰色布的大衫上面還漬了不少油點，她看我好笑。我那時正在二十多歲，突然見了一個少女的垂青，當然要頗感興奮，立刻想到古人所說的「目成」，大概即是如此，但沒敢向前和她說話，那一次婚禮以後，又一個機會是在朋友家遇到她，談起話來，果然不俗，後來不短的見面，日久天長，也就無話不談，起出是覺到脾胃相投，後來大概是互相感到戀愛的滋味了，L在熱戀中，是人生最美的一個時期，那時忘了一切，忘了人生的苦悶，忘了穿衣食奔走的勞碌，什麼都忘了，只有她的一個肖象，終朝每日盤踞在腦筋裏。我兩天不看她，她必然來找我，她兩天不看我，我必然要找她。後來有一天不見面便像不能活似的。這樣的熱戀經過了一個春天和一個長夏，但是在一個秋季便分離了，她因為家庭的關係不能出嫁，直到如今還是

一個老處女，我曾經一度看見她，已然滿面老態，青春永不會回到她的身上了。

戀愛只是青年人的把戲，一到中年，便無此興趣，後來雖然繼續有戀愛的事，究竟是有些曾經滄海之感，前幾年，我結了婚，戀愛的活算是告一段落，人已老了，生活担子像是重了一些，再也沒有那追逐女人的心情和精力。閒來喜歡吸吸煙，喝喝茶，無聊時和朋友們姿態困麻將，亦便覺得樂在其中，連看電影的心情都減少了。

廣場裏的荒草黃葉都是秋の色調，青天，白雲和微風夕陽把一個帶着淒涼意味的秋烘托得十分顯然，使中年人沈到回憶裏，由幼年少年一直到頹廢的現在，也就不由得一獨惋然而泣下。「心裏游游漠漠，真像送了一位朋友獨自回家似的，踽踽涼涼，沒有一個着落。悲秋者的心情，大都是如此吧！」

烟台的秋色

維仁

年華逝水，日月如流，時序的輪子

刻不停緩的往前推進，「一年容易又中秋」眼看又來到目前。陣陣的秋風，送來芬芳的桂香，庭前的菊花含苞待放，枯黃的樹葉子，隨風飄落，窗前階下的蟋蟀唧唧的長鳴着，一切的一切都象徵着濃厚的秋意。

秋之氣主於肅殺，所以秋之景况蕭索；淒涼；縈婦游子一遇到秋立刻感到悲傷；離愁；引起無限的感慨！

然而秋在烟台却頗多令人依戀的地方；烟台北臨海濱，東南西三山環抱，山清水秀地勢幽美，中外人士視為消夏勝地。每屆夏令，大小商店把門面油飾得煥然一新，市面上頓逞繁華，一年不開門的跳舞場，冷食店，大餐廳，妓館……一遇到夏天，也生氣勃勃的復甦起來，現在避暑的人們隨着炎夏逝去，於是他們又把門板放下，期待來年的夏天了。

平坦如鏡的領事路，兩旁羅列着待沽的菊花，黃紫不同的艷色，當你從此走過的時候，陣陣的幽香，送到你鼻孔裏，三三兩兩穿着滿袖秋裝的士女，活

潑天真的在檢買秋菊。

在茶餘酒後無事的時候，安步當車到海沿去閑溜，襲襲的海風，迎面吹來，杳無邊際的海水，風平浪靜，清可澈底，三五成羣的小孩們，提着小籃，彎着腰，在石灘裏掏螃蟹，登在烟台山的頂上，遠遠眺望港口外打魚的小帆船，隨着海浪的起伏，漂飄悠悠的作着撒網的工作，坐在山坡下的盤石上，閑看漁人的垂釣，兩眼注視到水面，等着魚來上鉤，潑辣長尺餘的海鯽，居然會釣上來，笑容可掬的放到小籃裏，這夠多末寫意；如果你是墨客詩人你一定把他當作吟咏的好材料了。

人推單輪的小槓車，排列成隊，遠遠看去像螞蟻一樣，上頭載着三四百斤的重載，吱吱啞啞，車輪的響聲震耳欲聾，從巖巖的東山道上往烟台市裏運水果，在旁邊看的人全替他擦一把汗，然而他們如履平地似的坦然，這你不能不驚嘆他們的技術了。

秋，對烟台的給予，感覺不到若何的淒涼；悲感；反到平添了無限秋色！

烟台市民反蔣大會誌略

烟台市民大會全體會員及各界民衆鑒於蔣介石，以抗日爲名，勾結共黨，不識國際大勢，不得民衆信仰，輕啓釁端，全國土地喪失殆盡，現據邊隅仍不洗面革心，維護東亞和平之局，而倒行逆施，負隅頑抗，我烟台民衆爲拯救蔣氏惡政下之人民起見，日昨風高氣爽和暖天氣中舉行反蔣市民大會，市內各民衆團體均於上午九時餘，齊集公共體育場，斯時會場中充滿打倒蔣政權之空氣，標語萬千，各團體旗幟，標語旗，五色國旗，飄揚場內，情況至爲熱烈，講演台位於會場東端，台中間交叉國旗，并有萬國旗，少年隊唱黃族歌後，首由大會主席報告反蔣意義，及蔣氏暴政，我市民應有急起打倒蔣政權之必要，並述明我友邦大日本援助民衆之真意熱誠，一時全場民衆，肅靜聆聽，繼由青年團第三分團長及婦女協會代表王勇超，各自治區主席代表傅維敬等，工商團體代表鄒子敏，學校代表趙少平等講演，復由各長官訓詞，（文長從略），末由青

年團領導歡呼口號三聲，全場歡呼，萬頭攢動，五色國旗：紛紛飄揚，鐘鳴十二時散會，首由志孚中學校領導市民作市內遊行，沿途街巷萬人聚觀，遊行人衆：均皆興高采烈，遊行畢，即散會。

故鄉的留戀

麗霜

常在他鄉作客的人，總是時常想着他的故園的，清人詩云：「明月有情應識我，年年相見在他鄉，」這把一個人的離鄉的苦痛完全烘托出來；詩人因看見月亮而想起家鄉的，却是很多，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老杜的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詩人思家的情緒總是很濃厚的。我們想一想家鄉爲什麼教我們這樣留戀呢？你的故鄉的風景也許是很美的吧？比如你現在作客他鄉，看見了許多桃花，你就許想起你故鄉院中的桃樹來，「年年如燕一還家，又訪幽居過水涯，風雨滿城春欲暮，山中猶有碧桃花。」那故鄉的風景是使你永遠忘不了。故鄉也許有你的可愛的子女，她們在盼望着你早日歸家，

可是你正在外面過着「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旅人生活，你在夜間行路的時候，望着明月，這時想着你的可愛的兒女，也許正在安眠呢？這時你思家的情緒，便更濃厚了。清高瑛的詩云：「獨携樽酒向秦川，僂指歸期應惘然，茅店鷄聲霜月白，故鄉兒女正安眠。」你一個人走在路上，自然有無限的淒涼，可是越淒涼，你便越想起家鄉的好處來了。明月本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可是詩人主觀的眼光太重，他却以爲故鄉的月是明亮的，所以說「月是故鄉明。」明張鐵的詩：「今夜淮陽月，清光似故鄉，有人千里外，對月望淮陽。」我們常在詩中看見征人思鄉，其實家中的人是一樣的想着征人的，這首詩雖是寥寥的二十字，却將征人思鄉，及家人想着征人的悲哀情緒完全表現出來。比如你離鄉日久，忽然在異地遇着一個同鄉，你便對他分外的親切，雖然兩人一點也不認得，却疑心他給你帶了家信來，你疑心他曾到你的家裏去了。明蔣之翘的遇鄉人云：「君從石城來，曾

過青溪否？我家傍青溪，門前數株柳。——這種思念家鄉的情緒，是何等濃厚！楊士奇的夾溝遇色人云：「聞道故鄉來，辭家今遠近，恐有南京書，停舟試相問。」——一個出門的旅人十年八年得不到家裏的一封信，真是教人日夜都惦念着的事，不知道自己的父母還健在嗎？自己的兒女都長大了嗎？這種思念家鄉的人，也真可憐得很！元宋无的詩：「老妻病女去淮西，慈母居吳鶴髮衰，我獨天涯聽夜雨，寒燈三處照相思。」這種淒涼的心情每於客中得之。

做官的人尤其是容易想念到家鄉，陶淵明的詩：「爾從山中來，早發自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東山中，山中酒應熟。」王維也有這樣的一首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這種思念故鄉的情緒，真是濃厚得很。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故鄉到底那點可愛呢？我以為就是人無論在那裏，相處日久，一旦離去便有點依戀，故鄉因為生於斯，長於斯的緣故，所

以不怕那地方是極荒涼的所在，也覺得那裏是樂土；何況那裏有你青梅竹馬時代的愛人，有你童年在一起打架的朋友，那裏的河，柳樹，廣場，門前的石獅，野外青草，和墳塋場上的翁仲，石馬，荒廢的廟宇，都是你常見的，常在那裏徘徊的，自然對你十分親切，你一旦離開這裏，所見他鄉的景象完全跟這個不相同了，你的思鄉的情緒便油然而生了；你在外面偶然看見故鄉的野菜，也許可以使你想起家來。張翰因為萐菜與鱸魚，而想起他的家鄉；在外作客每遇佳節，也容易引起故鄉思，因為別人都享受天倫之樂去了，只剩下你一個人舉目無親，孤另另的無聊極了，這時你不想家嗎？由此可見「每逢佳節倍思親」，真是一句真寔的話。既然人人都依戀故鄉，那末便永久在故鄉住着好了，為什麼要到四外去漂泊呢？我想，誰都願意這樣的；可是不行，他的環境不許他如此，他要到別處去謀事來維持生活，他祇得含着淚離開他的親愛的人。王建的詩云：「月初生，居人見月一月行

，月行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行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之！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誰的故鄉沒有一兩個親近的人，誰的家中沒有嬌妻幼子，誰的家中沒有兄弟父母，你現在辭家遠行，也許就和你斷守了十幾年的愛人分離了，等你再返回故鄉的時候，她已「綠葉成陰子滿枝」！那時你該後悔不當遠行，但是那可有什麼法子呢！飢寒逼迫着你不得不離開你的故鄉。你就是沒有愛人，那麼也一定有父母兄弟，兄弟本來是自小就在一起的，可是你現在到外邊去遊蕩，或許一生不能見面。韓偓的詩云：「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愁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人到垂老之年，無論對朋友或是對於自己的兄弟，感情都非常濃厚，也許是感覺「大家期限各無多」的緣故吧？何況是一人，垂老的人又在他鄉作客，還是在一個秋雨之夜想起他的家來呢！「還家萬里夢，為客

五更愁。」從前交通不方便，一個人只要一到他鄉去，再回故鄉也實在不容易了，所以受了極端想家的刺激，到夜晚便會作起夢來，家鄉的一切的景况，又歷歷如在目前了，幼年的伴侶，故園的柳樹，門外的水塘，曠野的殘碑，青草地上的羊羣，那一個門前種着兩株槐樹的院裏的小姑娘，對你都十分親切的，你不禁微笑了。你以為又回到故鄉了，可是那裏是呢！這裏離你的故鄉還有好幾萬里呢！這是夢，夢！客子的夢是最易淒涼的，沒有多少時候，鷄啼了，把你從故鄉的甜蜜的夢中喚回，你抖抖衣服上的征塵，又得踏上奔波程途了！你如果真是有福的，而能回到故鄉，可是那裏也許是景物已非了。「舊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彫零！」到了故鄉又怎樣呢？你已經是白髮垂垂的老人了，你再不能到青年人的隊中去厮混，同你一樣大年齡的人，差不多都死了，你想必也不覺得有什麼興趣了吧？那麼故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石，你只有對着牠們默默的歎息，你也許一個人登上山去

默默憑弔你的老朋友，你自己也覺着有點身世淒涼之感吧？蘇武在匈奴十九年，可是回到家來的時候，「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故鄉這種淒涼的樣子，我不知道他回來作什麼？我想如果他知道這種情形，一定就不回來了！賀季真的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詩看來却似極一輕鬆幽默，然而其中却蘊含着無限的悲哀。劉晨阮肇遇着仙人的生活，這是多麼逍遙快樂，可是他們偏想念故鄉的三間土房子，非同他們的仙妻鬧着要回家不可，可是到家一看怎樣？「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滄海桑田，朝代都已換了好幾個了。那時自己又後悔不該回來。

‘Rip Van Winkle’：中的那個怕老婆的丈夫在山中睡了一夜，不曉得怎樣過了好幾十年，等到下山回家，誰都不認識他了。他離家的時候，他的孫女是一個小孩子，現在她都有了兒子了，他對他的鄉人說出自己的名字，沒有人知道他，費了很大的事，才訪出了他的孫女

；但是人人都把他當作落伍的廢人。他自己也感覺太沒落了，一個人在門口坐在小木凳上，同兒童談些往事，此外誰也不注意他，誰也不知道他，這種生活真是太沒有意味了。誰又說故鄉是可留戀的呢！最不讚成留戀故鄉的是袁中郎，他說：「家屬居尊它若家，不肯望梁溪若鄉。買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豈兒女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孔，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如果人人都有他這種思想，則一切惦念故鄉的文學作品是不會產生了！

湖畔

虫·子

這兩天月色正好，吃過晚飯後信步到湖邊去看看，荷葉已經變黃了，有的老葉已漸趨腐爛，肥大的萍葉依然是綠色不減的浮動在水面上，月光射在露在浮萍空隙處的水面上，反射出一種令人迷漾的光輝。水裏的月亮似乎比天上的

月亮還要清秀，我試用心的比較一下，覺得方才的觀察並不錯，底確，幻境永遠是美麗的，我想這句話是對的。

湖的西面是一些古舊的建築，依然還有人住着，從月洞門裏望進去，看不太清楚，只是有點黃暈的燈光射出來，不過途中受到鶯鶯秋蕩與靈樹的遮斷，轉到門口時已是很微弱了，心想，正好不要燈光，因為這樣會攪濁了月光的，在純粹的自然美中，誰好意思的加些煙火氣的污物來破壞了整個的自然美？這個住宅的主人怕不也是一位知趣的人物，希望他是有心出於此，而不是無心出於此，因為多一個欣賞自然美的人，不但是我們有同等興趣的人高興，就是被我們欣賞的大自然，假若是有神靈的話，他們也不會不高興吧！

在湖的東岸和南岸，有些年代很久的柳樹，柳條疏散溫柔的垂披到湖面上來，一陣小風吹過時，柳條不經意的撩亂了浮萍，微微的發出了一些沙沙的聲音，像是一個音樂家，用梵華林奏完了一只名曲時的尾聲，音韻嫵娜的很，引

人到一種莫可名言的靜界，如果不是淘氣的蛙兒撲通跳下水去，噓了我一跳的話，我想我會永遠的沈醉在這種境界裏，真的，這個所在太使我迷惑了！

我不知幾時走到湖的北口來，並且已是倚在石橋的欄杆上了，我暗笑我的忘形，但我並不以為恥，更希望我能永遠如此，幾十年來的滄桑，已使我改變了許多，不是人家說現在的我就從前的我，我幾乎連自己都要不認識了，為了紀念自己過去的一段生命，和恥笑自己的多改變，我願我永遠能保有這點童真時代的情癡！

又是一陣微風吹過，湖面上的水波，掣的像軟的一張水晶席子掀捲過去，藏在萍葉下的青魚，像是受了驚唬，穿梭似的沉游到水底下去，有的走錯了方，一頭撞到水面上來，結果弄成了一個漣漪，水圈愈來愈大的擴充到岸邊去，不知怎麼一來，我打了一個寒噤，心裏似乎有些怕意，然而我並不是怕周圍的寂靜，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也許是看了魚的驚走，自己有所反省吧？！

月亮已升到中天，二毛星也偏到西邊去，一切夜虫的鳴聲都變稀少，遠處傳來更夫的梆子聲，它告訴我，時光已不早，該是歸去的時候了。

一路踏着月色回來，草上的露水濕了鞋襪，有幾分寒冷，但恬適的心情並不以此為意，反而覺得很詩意，雖然我是一個隻字不名的詩人！

經過那座古舊的建築時，裏面已無了燈光，出我意料之外的卻聽到了幾聲朗朗誦詩的聲音，我又停留了一刻，終於悄悄的離開去，直到我睡在床上的時候，我還在慶幸着今晚曾得到一個同等性情的人。

絲 瓜 懷之

幾年前，我住在一所庭院比較寬大的房子裏。在院裏創了一個花池子，換了些黃土。仲春時候，把幾枚絲瓜子種進去。一到夏末秋初，絲瓜塔起架棚來，一個庭院幾乎都為絲瓜葉子遮滿。早晨開一層黃花，結的瓜也不少，過一個來星期，便可檢着可以吃的瓜摘下不少。多時自己吃不了，送給別人吃。因為

摘的時候不等她長老，吃起來頗為甜嫩，不像市上買的，多是絲絲縷縷，或是一種土氣。

那時我學會了一種吃絲瓜的方法：便是檢嫩的絲瓜切塊，放在鍋裏白煮，再加一些冰糖。其味甜香，據說可以利尿小水，和吃三白西瓜差不多。教我這樣吃法的是H的母親。我有一天摘了幾個瓜送到H家裏，正是下午。天氣還很熱，口燥的厲害。H的母親便把絲瓜煮了幾碗，說：「這東西最解渴！」H的母親是廣東人，大概那是一種廣東作法。

H母親五十多歲，只生了H一個姑娘。生得又黑又高，猛猛看去，像是十分凶惡似的。但是對H很慈愛，對於別人也很慈愛，可見像貌凶惡和心術未必是一致的。H那時和我常常有來往，她母親並不知道我們已在戀愛。雖然不知道，因為我常去她幾乎把我看成他的孩子。我到她家，和在我家一樣隨便。她並不覺得我是一個青年男子，和她的姑娘在一起，是有些不便的。

有一天，我在H家閑坐着，忽然下

起雨來，雨下的很大，沒有一點停止的情形。當天晚飯在她家吃了，到晚間十點前後，雨還是下，我急於想走；因為我有五個來小時沒有小便，內急的厲害。H不知道，她母親却把她叫到外間屋裏去，低聲和她說。她才笑着拿了一個尿器進來。小解以後，我又坐了一會。雨漸停了。H的意思讓在她房中的地板上屈尊一宿，我以為究竟不便，才冒着小雨走出來。

第二年，我又種了一院子絲瓜，這回生得更多，H照樣的來往，我們的愛一些也沒有改變。只是一樣，經濟和家庭的關係使她不能結婚。一直到如今，她還是作他的小學教員，把精力換來的錢，供養她的慈愛的母親。但是我和她却多久沒有見了

我遷居到一個庭院較小的房子，院裏擺了幾盆洋繡球已然擠滿。絲瓜當然也不能種了。冰糖煮絲瓜的美味久矣不再吃了。偶然在一個廣東館子裏吃了一回絲瓜炒牛肉，絲瓜絲絲縷縷，甚是難吃，讓我想起我從前種的絲瓜來。那又

黑又高的老太太也被記憶帶回我的面前。

絲瓜今天不摘，明天便會老了不中吃的，青春的逝却，雖然不如絲瓜那樣快，但一轉眼，已然有四五年了。四五年的小學教員生活，怕不把人操勞的老了。像一個絲絲縷縷的絲瓜一樣！

我想，H一定老了。H的母親怕更顯得老了。

談詩意

黃嵐

——新舊詩話之一

孔子教訓他的弟子說：

「小子易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我們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孔子對於詩是如何的重視。在他看來，詩不特是陶冶性情處世立身的工具，而且是一個鳥獸草木名稱的大字彙，換句話說讀詩還可以充寔知識。

孔子的哲學最重要的是「一以貫之」，「一貫」的解釋便是推己及人。所以他的齊民要訣却以修身為本。學詩便

是修身的好方法。因為學詩既可以活動腦筋，更可以充寔學問。

不過孔子勸人學詩，多是偏重在立身處世，和政治上修辭之用。所以又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這一點，在研究文學的立場上，是談不到的。但是我們從不學詩無以言，和「可以興」「可以怨」幾句話，可以知道孔子給詩的界說裏有「詩是表達心情的工具」這層意思。所以詩序裏說：

「詩言志，歌永言。」
「詩言志」可以說中國最古的一個詩的定義了。

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大詩人聖奧加斯田 (St. Augustine) 對於詩的界說有一個很好的答案，他說是：「你如不問我，我這知道；若是來問我，我却不知道了。」這話的意思是：詩這東西頗難給牠下一個界說的。後來歐美的詩人都試着給詩下一個界說，如同：

馬克雷 (Macaulay) 「詩是一種藝術，用文字來描繪一個人的幻覺，像一個畫家用顏色作畫一樣。」

加賴爾 (Carlyle)：「詩可以說是音樂的思想。」

亞倫坡 (Allan Poe) 「詩是從音韻裏產生出來的美麗文字。」

凱勃爾 (Kobler) 「詩是過度情感的情感或幻想的發洩。」

道爾 (Doyle) 「詩是目前不滿意的表白。」

英國哈德生 (H. B. Hulston) 對於詩和科學的分野，有一篇透澈的解釋，他說：

一個科學家的工作只是研究一種東西的外表，內部的組織，質與量，和與這些的聯帶的關係。並搜集之而爲分類，結果只是要知道牠是一種什麼東西。充其量只能作一個有統系的合理的解答罷了。科學家的詳細解答，我們常會感到不足，覺得另外還有一種神秘，我們常常對於那種東西感到驚奇或欣慰，而科學家却已技窮不能道出。

他又引賴因韓特 (Leigh Hunt)

的譬喻說：

今指着花向一園丁說：「那是什麼花，」園丁答說「是荷花。」這是一件事實。在科學家便將荷花歸入某種植物之內，而詩人斯賓斯爾便把荷花稱作夫人 (Lady) 這已然使我們感到詩意，而彭強森又說「The Plant and flowers of light 這更可以知道詩怎麼會指示給我們一個花的美麗來。」

他又引馬德安諾 (Mathew Arnold) 的話說：

「詩的最大的力量是可以提醒我們對於某一件事物發生奇異的簇新的觀念，而使我們對他有了密切關係。」

哈德生對於自然的愛好，在文學史上有相當的地位，他的作品裏以花鳥對象的特別多。他所說的「另外還有一種神秘，」確是一種對自然界有深切體驗之談。的確，一個科學家能把一件東西的外形和組織有條有理的告訴我們，便已仁至義盡，而我們的心情要和某一件

東西發生一種親切的關係，便是所謂「詩意」的發動，也就是發覺了「另一種神秘。」但尼生（Tennyson）看見牆隙裏生出一枝小花，不經意的拔出來握到手里，在那一剎，他由那小小的植物聯想到造物者與人，而得到「生的意識。」那一剎他便和那小花發生了親切的關係，雖然寫了短短的一首詩，都涵蓄着偉大的意識，詩云

在牆縫裏的一朵花，

我從牆縫裏將你拔出來。

我握住你，根與一切，全在我的掌握，

小小的花兒——但是假若我能知道你是什麼，根和一切，一切中的一

切，
我便曉得造物者與人是什麼了。
這短短的幾句，在科學家作夢也寫不出的！

照中國的說法：「永歌之不足，乃嗟嘆之；嗟嘆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說詩是內心的發洩，亦可以說是作詩的動機，但這說法未免太自我了。又詩有賦比興三義：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者也。這三義都是先從一件物事身上發生感想，生出「詩意」以後，才有詩的。便比「言志永言」的說法進步。後來「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之說，亦是此意。

也正如馬德安諾所謂「提醒我們對一件物事發生奇異的簇新的觀念而對他有了密切關係」一樣。密切關係之構成，亦即中國的舊說法：賦，比，興而已！

人類的情感是相彷彿的，祇是發表情感的工具不同而已。中國詩和西洋詩有着共同的方式，如前所述。我們研究文學的人對於中西詩人的作品應無軒輊才是。近來有許多自命為新的詩人，張口雪萊閉口歌德，而忘了中國有李白杜甫；中國的舊的詩人張口李杜閉口蘇黃，而不知外國有莎士比亞但丁雨果。這都是不對的。文藝是人類的文藝，不應縮小了牠的領域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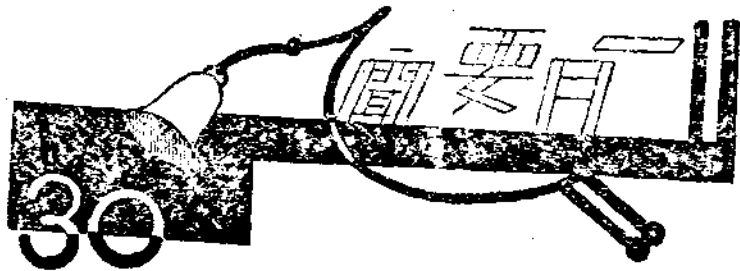
★ ★ ★

請飲

五星

牌啤酒

烟台經銷
華誠號
順昌號
電話三六二號



九月一日

北京西郊飛機場舉行落成典禮。

駐德英使歸國。

東亞研究所舉行開幕式。

二日

東亞文化協議會在北京懷仁堂舉行閉會

式。

三日

日貴衆兩院滿蘇國境視察團一行四十名

抵新京。

四日

蔣介石之便衣隊九名在大連落網。

五日

希特拉赴紐倫堡參加第十回國社黨全國

大會。

六日

德國社黨第十回全國大會開幕。

七日

滿州國訪歐修好經濟使節團一行抵羅馬。

黨府正式任命胡適爲駐美大使。

捷克警官以不法攜帶武器之嫌疑，大舉檢察日爾曼蘇台德

黨，大行激昂之蘇黨側，派遣代表凱爾那諾瓦特等，與捷克警察

作釋放之交涉。

八日

滿州國訪歐修好經濟使節團團長韓雲階氏，與意首相莫索

理尼會見並廣播放送抵羅馬況。

十二日

北京各界組織之首都民衆防共和平委員會正式成立。

德國社黨第十回全國大會閉幕。

英國政府爲處對繞諸捷克問題之歐洲不安，在首相官邸召

集緊急閣議。

十三日

蘇台德黨對捷克政府致最後通牒捷方嚴勵拒絕。

十四日

滿德通商協定正式簽字

捷克憲兵與二千名蘇黨演成激烈街市戰。

十五日

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組織之訪日視察團一行二十三名首途赴

日。

九一五承認紀念，日宮廷舉行樸素賀宴。

英首相張伯倫爲捷克事急遽赴德。

十六日

捷政府令蘇台德黨立時解散，全國要地頒戒嚴令，蘇黨紛

紛遁入德領。

英首相張伯倫與德總統希特拉會談終了，乘機返倫敦。

十七日

蘇兵反復不法越境，經滿方擊退並提抗議。

十九日

中國臨時政府改革機構，廢止振濟行政，新設財內兩部。

廿日

滿洲國訪歐經濟使節團一行抵維也納。

廿一日

日任重光，白鳥，為駐英、意、大使。

廿二日

中國臨時維新兩政府聯合委員會，在北京中南海公園勤政殿舉行成立典禮。

英德兩巨頭再度會談。

廿三日

德國發出最後強硬要求限捷克於三日內答覆

廿四日

法國政府鑑於歐洲情勢之急變，下令召預備兵二十五萬。

廿五日

滿洲國訪歐使節團抵德京。

捷政府答覆德要求手交英法。

廿六日

滿洲國協和會全國聯合協議會正式開幕。

廿七日

維新政府院部已開始向南京遷移。

廿九日

德總統希特勒召請英法意三國首揆在慕尼黑私邸作根本解決捷克問題之會談。

卅日

四巨頭會談圓滿終了，關於蘇台德地方之割讓，捷政府已接受。



未有，每遇豐稔定卜豐收，古語云，「雨後三歧歌大有，五風十雨慶豐年，」信非虛語，今年雙穗發現，實為祥瑞之兆，等語，爰學賦四絕以記之。

牛君翔

其一

傍水臨村負廓田 盈疇綠滿隴頭煙
老農笑裏談禾稼 道是今秋大有年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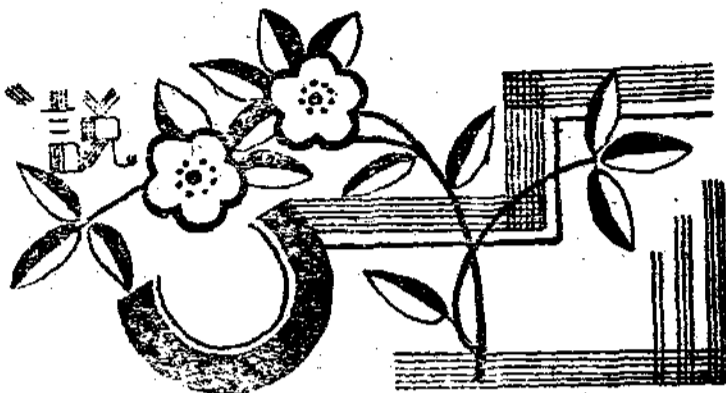
理政歸來步遠郊 爲宜新慰同胞
雙歧穀穗搖搖動 疊疊鵝黃粒滿梢

其三

合穗連英簇錦柯 頻年罕見此嘉禾
魯東祥瑞人人道 童子隨聲叩角歌

其四

地方明朗燃蠶厚 一帶農家笑眼迷
况值豐年充倉廩 安居樂業屬熙西



愛之夜

素君

H先生一早起來，看着秋陽晒到窗上透過玻璃，懶洋洋的臥在地板上。屋裏一切都和昨晚一樣，一些也沒有變，像一場疾風暴雨之後又晴了天，雖然景物依然，但是空氣不同。昨天晚上的事，像一個夢，像是在夢裏作過，卻又千真萬真。M的嘴唇的確軟糯的被他吻了。而且千真萬真，聲音是清脆的，當他們的嘴唇接觸的時候。是突如其來的勇氣，H被蜜斯M所激怒，一時忘了一切，像武士到了戰場似的，豁着命損到她的身上，猛力用嘴接觸了她的嘴，動作十分敏捷，只在傾刻中，便過去那股勇氣，垂在M的懷。M並不認為他的舉動粗暴，却含着淚花，輕輕的撫摸他的頭髮。等了一會，他沒有說什麼，立起來像喝得沉醉似的歪歪斜斜的向外走。她一直退出來，兩人會心的互視着，便分了手。

H回到家裏，像是得到了什麼，又像失掉什麼，嘔吐着嘴唇，覺得仍然留着甜蜜，輾轉反側了半夜，天亮時才睡着了，直等太陽將他晒醒，睜開眼睛，嘴角的微甜還在抹着，翻身坐起來，打了一個呵欠。心裏暗想：——愛的曲線已然升到極

點了，只看今天怎麼樣：今天還好意思找她去麼？昨天的行為是多麼猛浪，雖然她沒有發怒，但怕她對於自己厭惡了。

秋陽漸漸的轉移着，由東轉到西，和每日一樣，但H覺得太長，他想：怎麼還不天晚呢。今天是星期六晚上她由學校裏出來，照例是應當來的，單看她來不來。太陽落了，心開始跳，吃晚飯時跳得更凶，自己跑到屋裏輪着，向裏不吸煙捲也燃着一枝烟，仰在床上，一口一口的噴着。

大門響了，一聲清脆的「伯母」，接着高跟鞋的聲音到了門前，接着是輕輕的叩門聲，接着門開了。M嬌的進來。

H坐起來，M坐在沙發上，兩人都不談話，心都在跳，互相可以聽得見。

「你，好……沒有病吧！」M上氣不接下氣的問。臉上有一點紅。

「好！謝謝你！」H答。再也沒有話。

靜了一會。M似乎恢復了一點，勉強鎮靜着聲音說：「我真怕你昨天晚上出了事！」

H只笑了一笑。她端詳了他的臉，又說「你瞧你的臉，連一點血色也沒有，又失聲了吧。」

H嘆了一口氣，低了頭，眼眶發酸。強忍着眼眶欲出的眼淚。

M立起來，坐在床邊，H不由得靠近了她，兩人重新自動的把嘴接近，一會H的頭枕着M的臂，歪在懷裏。眼裏是濕不住了，滴在他的身上。

「從今以後，我們再不會吵了，我想。」M撫摸着H的頭髮說。

H看看燈光下的一切，都染了一層粉紅的顏色。愛神在這屋裏把翅膀伸開使秋天的空氣變得溫馨。

春來了！愛人們的心裏，只有一個春天的！

去 雁

冰痕

影：

你我久別重逢，逢而又別，是去年冬月最寒冷的一個雪天的黃昏。此一別又同往年一樣，你也沒有信來，我也沒有寫信給你，一直到現在，我與你的中間，竟沒有書札往來。這其中的原故，在你我是不得而知，在我却有幾種很確切的因由：第一，因為我近年以來，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沈沈落墜。我怕像這樣的消息，遞傳給你，也只能增你的愁懷，決不能使你得有些微的安慰。第二，因為你心中正有着深刻的傷痕，我若忽從天涯，寫一紙長書，將我顛沛流離的情形，縷縷奉告，怕你的傷痛的心靈，又難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還有一種雖想寫信給你也不能的原因是：你出我意外的離開了×地，我猜想不到你的下落，並且連你的生死存亡也在極端的疑慮中擔心，而不能確切的斷定，所以我也實在無法寫信給你。在數月之間，我眼巴巴的期待着你的來雁：我希望你有安全的信息來慰解我的愛心，我又深怕你有一不幸的耗傳來驚得我夜不能眠。總而言之，我在盼望中恐怖，我又在恐怖中盼望着。結果是盼望與恐怖全使我落了一個大空

！最後我竟全個陷於「魚書欲寄何由遠，水遠山長處處同。」的憂思感嘆之中！影！我很怕我們那場淡淡的分離，將要成為今生的永別，我希望我們再有重逢的一天！

我們的別離，遠說歷有五載，近說快有一年，在那五六年的間隔，你我也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滄海桑田，我想起我們在C城共事的情形，我真恍如隔世。影！五年以前的你的一切你還記得嗎？我却完全沒有忘記，一切的印象都還新明如昔。你那嫩白的面孔的雙頰，瑩黑的眼睛，櫻桃似的嘴唇。姿態是那樣的嬌娜，精神是那樣的活潑，行動是那樣的靈敏，聲音是那樣的清脆。在當時我每每以為你是嫦娥下界，每每以為你是織塵不染的純潔的天使。我着寔為你傾心陶醉！後來我為環境的支配，不得不和你分手，另奔一途，風塵碌碌，各地飄流，歲月茫茫，消息寂然！我自己雖然是一個不幸者，被人們擯棄在沙漠中流淚，在荆棘途上徬徨，但我却為你建設了一個很美麗的理想的樂園。我想像着你在那五六年的悠長的過程中，一定求得了淵博的學識，一定創立了偉大的事業，一定得到了一個趁心的伴侶而過着很幸福的生活。誰知我這圓滿的想像，結局是完全失敗了，五六年來的闊別，你竟前後判若兩人了呢！影！自古道：「紅顏薄命。」這話雖然不能全歸於寔，我覺得加在你的身上是很適當的。像你那樣春花秋月似的容貌，竟為命運摧殘得如同深秋嚴霜下的殘花萎草，奄奄待斃，真教我悲痛難抑，寸心欲碎！

啊，影！我們那場悲哀的相逢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那是去年十一月末旬的一個中午，天空沒有寒風，也沒有雲，太陽晒得異常溫暖。我上郵局去寄信，歸途遇見了你的同學李君，他告訴了我你已來到×地，並且告訴了你的寓址。第二天天氣驟然轉變了，寒空裏滿布着陰森森的愁雲，鵝毛似的雪片，也疏疏落落的飛舞起來了。我與其說是依念故情，寧肯說是爲好奇心所動，我懷着踏雪尋梅的心理，走到××街巷，我按着門牌號數尋着了你的寓所。啊！影！我一走進你的寓所，被那滿目淒涼的景象，冷不提防地迎頭痛擊了我一捧！影！你的寓所是那般的敝陋，室內四壁是那般的蕭條，光線是那般的沈暗，空氣是那般的嚴寒，我簡直覺得我走進了一所陰慘的地獄！

影！那時候你是已經病到垂危了。一張狹矮的木床，擁着你們母子三個。你睡在床的外邊，床裏面還蜷伏着兩個小孩。室內沒有火爐，寒氣透骨，兩個小孩在互相倚倚着顫抖。我看你的面容憔悴，瘦骨支離，再看看孩子們的紅腫的面目，和紅腫的小手，我的眼淚便不能遏止了。但我又疑心我是作夢，不敢相信那是事實。假使不是你因爲我同孩子們講話的聲音把你驚醒了，急切地抬起半身來向我招呼，假使不是你的黑亮的眼睛，還保留着五六年前的溫暖的友誼，我是定要掉頭而逃，我是怎麼也不敢相信那果真是你。但是到了證明了確實是你的時候，我又很希望着我是在作的一個惡夢。

你見了我始而驚喜，繼而悲啼，我們相對着落下無數的熱淚。接着你便對我述說着你的不幸的遭遇。由你斷斷續續哽咽

啜泣地說了兩個鐘頭以上的光景，我纔知道你是和我分手的那年秋月，嫁了一位鉄心的丈夫，婚後不久，即遭白眼，並且還要受婆母的虐待，姑嫂的欺凌，你忍受不住那種痛苦，而又偏偏有兩個孩子累贅得你欲死不能！你因此纔帶着兩個孩子逃了出來，你因此纔想重新在社會上尋一條活路，你因此纔演成了背鄉離井隻身飄流的悲劇。不料剛來了不久，便患了病，並且病到垂危了。你打算回到你的娘家去，你說你的病將入膏肓，想把你的兩個寶貝寄養在你的娘家，你便死也罷可安心。但是你及憂慮着老母年高，無力教養。總而言之，你是嚼着死難跟目的苦果。

當日我在你的寓所裏坐到了天晚，心裏雖在可憐你的不幸，同情你的遭際，然而我實在無法安慰你，並且更無法拯救。末了，我祇好硬着心腸，起來向你告別，並且允許你，我在你未離開×地之前，天天要去看你。你答應了，你用着含着感謝與感別的眼光，送着我出了你的寓所。門外的雪已經很大了，白茫茫的馬路上，全沒有車馬的蹤跡；只有我一人在昏暗的街道上冒雪前進。

影！我對不住你，但這實在不是我的忍心。本來我也是暴風雨摧折下的一株弱柳，再經不起意外的風霜。我從你的寓所回家之後，一半因爲精神受了刺激，一半因爲身體冒了風寒，便一病三日，飲食全絕，心裏雖在焦急着想去看你，但我實在無力起床。苦病三日，剛要見愈，我便強支弱體，再去到你的寓所。一抬頭看見你寓所的小破門上，掛着一個小鎖，我的頭

腦又好像猛然被人打了一棒！茫茫然，如同墜於五里雲霧中，只曉得望着那緊閉着的兩扇破門發呆。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回到你的娘家去了？抑是另有甚麼意外？我疑心你是遷移了寓所，但是詢問附近的鄰人，他們都說不知道。我的眼睛昏眩了，我看不見你的寓所的破門了，我也看不見道旁的積雪，我更看不見天空的太陽。我祇覺得黑暗，黑暗，一團莫明其妙的黑暗緊緊的纏繞在我的週遭。影！你一定很怪我吧？你一定認爲我薄情吧？你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是因何未能踐約，其中的細情，只有上帝纔會明白呢。影！請你原諒我吧！

說起來我的苦狀，實在比你不下而有餘，天天爲着生活而忙碌，爲着生活而奔波，爲着生活而作着牛馬似的工作。死去固然是一番罪孽，但活着又實在是身心交攻，受着十字架上的苦刑！空虛的人生喲，可憐的人生喲！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影！你知道我現在×海岸的生涯，比蘇武當年牧羊滯海的情狀，還要孤悽清苦。誰是知者，有誰可與語心？那兒有一絲的憐憫與同情呢？「知足常樂。」「隨寓而安。」這是人們勸解人的最普遍的兩句話。但是我們的一切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滿足。我們的境遇實在不能使我們安定，我們以什麼知足？以什麼安心呢？

昨天在書局裏，無意中又遇了李君，不見他也是快有一年了。他說他新從故鄉回來不久，我探聽你的消息，他也捉摸不着頭腦。他說他明天還要因事回家，他說我如果想寄信給你，就交給他帶去，他說假設你還安安全全在世，他一定可以設法把這

信送到你的手裏。影！信我是寫了，但不知是否真正能夠落到你的眼前。

此次別離，天上人間，何日再得相見，我不敢預想。唯望你前途坦坦，好自爲之，將來我們或可在海角天涯，萍水再見！

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一日。

銅床

慶華

李劍峯晚間無事，一個人孤孤悽悽躺在臥室裏一張沙發椅上，手中拿着一本王詩翁的疑雨集。就着一百枝燭的電燈底下，細細咀嚼，但是全神並也不注在詩上，剎刻掉頭注視一張新式的銅床彷彿很注意的，這臥室在樓上，房間並不甚大，但是光線很足。空氣也很流通。壁上粉刷的一律是肉色，三面玻璃窗，一面房門，都掛着又厚又細的綠色呢幕，此時正在二月，春風似剪，天氣微寒。房內右首擺着一張玻璃門的衣櫥，窗下放着一張大寫字檯，另外是梳妝台，面盆架，椅子，圍屏，應有盡有。排列得清清楚楚。整整齊齊。看起來是有家庭佈置經驗的樣子，而光亮觸目，燦爛好看的，就是劍峯時刻注意的那張銅床，原來劍峯的家境很寬裕，所以他的傢具非常講究，單看銅床上面懸着一頂湖色華絲萬蚊帳裏頭鋪着一條絲質金山氈，折疊着三四條錦絨被，被上放着兩個鮮豔奪目的繡花枕頭。床頂上還張着一盞大紅紗罩的電燈，映着這副美麗的銅床錦被，自然格外有趣，可是這床帳被褥，幾樣東西，已流兩千餘元，差不多夠給普通人家過三年的日子。像這樣華麗絕倫溫軟

無比的牀上，除掉那性情和藹，俊雅多才的李劍峯，一個人睡覺而外，也該配上一個溫柔豔麗，才貌雙絕的美人兒，陪他睡在牀上，點綴點綴這錦衾繡枕才是。唉！在兩個月前這張銅牀，誰說沒有一個溫柔豔麗，才貌雙絕的女主人，同他睡在上面。不過現在已經取消了，單剩了劍峯一人，他看到疑雨集內一歸甯去日淚痕濃，鎖却粧樓第一重，空剩一行遺墨在，丙寅十月十三封。」那首詩不覺的眼圈一紅，止不住滔滔眼淚流落下來。因為次翁這首悼亡詩竟不替他寫照，他夫人姓魏名淑英，也是死在母家，卻沒有死在這張銅牀上。劍峯同她本是先戀愛，後才結婚的，前兩個月，淑英的母親，忽然得了喉症，危險異常，家中又沒有什麼靠得住的人照料，淑英聽到信息，說不得懼怕擔憂，即刻收拾行裝，回母家去。劍峯心內雖則不以爲然，却也說不出口，因為中國人的舊習慣，子女遇着父母生病，都講究衣不解帶，日夜在榻前服侍。什麼叫做衛生，什麼叫做得藥，都顧不得，甚至還有誠可格天的心理，暗地將自己皮肉割下煎湯給病人吃。這也有個名詞，叫做割股療親。試問實際上，究竟怎麼樣呢？作者處在這盛倡非孝的時代，也不敢喪盡良心，附和一班頑新文化的朋友，笑他不是，不過愚孝二字，也是萬萬不能免的。再說淑英要去，劍峯格於舊例，不敢阻攔。但是魏家距李家，有七八百里的路途，淑英曉得此行，決非一天兩天，可以回來，兩口子平時相依爲命，一旦遠別，自不禁起了依依不捨之心，而且劍峯家中，也沒有旁人，因此臨行時含着眼淚，百樣叮嚀，千種囑咐，叫劍峯保重身體，小

心門戶，常時通信，然後咬着牙撇下丈夫，星夜趕了回去，及至到了家中，他母親已經人事不知，昏在牀上了。淑英的母家，本來清苦，所以平時僅僅用了一個老媽子，如今另外有個姨母，在她家幫忙照料，當下淑英先謝過姨母，再看母親這種病情，心一急，又不敢高聲哭泣，幾乎暈絕過去，經她姨母再三的勸慰，方才稍稍定了點神，但是這位老太太，正在昏迷之時，耳朵裏彷彿聽見說是女兒回來了，心中一喜，便稍爲明白一些人事，並且氣喘喘的勉強能說話。淑英見母親病機微轉，也就愁眉舒展，拚命的拿出錢來聘請多少中西醫生，替她醫治，自己真是日夜辛苦，服侍母親，老太太睡的那張床，既非銅製，更沒有華絲寫的蚊帳，鶴絨被頭。原來是一張松木架子，牀上掛着一頂補釘很多灰塵落滿的舊洋布帳，房間大小，到也同她女婿女兒的房間相差不多，不過光線空氣，一點沒有，適成了一個反比例。桌上燃着一盞綠豆大小的油燈！黑魆魆，陰慘慘的，令人獨坐還有些害怕，蓋的兩床粗布棉被，自從女兒嫁後，還沒有下過一次水，污垢積滿了不算，另外發生了多少微生物登在被裏住家。地上鋪的不是地毯，却是些痰涕垃圾，經此一病，狼藉得格外不堪。靜坐下來好像有一種奇臭撲鼻，但是奇臭在什麼地方發出來？却又尋找不着，試問像這樣一間屋子，有這樣的成癢，終日在裏面起居，那能不生病？爲此等到老太太的病略有起色，淑英忽然得了喉症，病倒下來，病勢異常危險，比較她母親初得病時，還利害些，唉！這不是傳染，又是什麼？當時淑英自己曉得性命難保，便請她姨母，打電報

去喊劍峰。劍峰得着電報嚇得魂飛魄散，及至趕到岳家，距離接電報的時候，也不過十二小時，淑英却在發電六小時之後，已經咽了氣了，相差着六小時的晨光，夫妻竟不能一面，說也可憐得很，劍峰是個沉默有次序的人，知道着急無益，哭更無聊，只率沒聲沒氣的收殮了妻子，並遵了她的遺囑，孝敬丈母二千元，做養老費，然後辭別丈母，並安慰她，請她不要悲傷，保重病後的身體，然後垂頭喪氣，帶着淑英的棺柩，回鄉安葬，從此以後，劍峰就保守在家中，如醉如痴，不言不語，一舉一動，都帶着神經意味，最難受的就是臨睡時候，怕着那張銅牀，看見銅牀，好像看見斷頭台一般，越是怕看，越是要看。原來淑英同劍峰結婚，第一格要求，就是要買一張銅牀，劍峰心中很笑她孩子氣太深，買張銅牀，也值得做一件要求條件，自然就遵命購辦了。再者他們夫妻平素的習慣，無論寒暑，都是淑英先睡，劍峰却要坐在牀前看半陶書，但他看書的神形，並不全神專注在書上，也要時刻掉頭看他銅牀上的妻子，我開場所說的神情一樣，劍峰看見他妻子睡熟在銅牀上，身上拖着絨絨被：兩鬢雪藕也似的勝臂，伸在被外，白膩膩的一把烏雲也似的頭髮，散在枕上，香噴噴的一雙星眼緊閉着，兩個酒窩微帶着笑態，憨態可掬，劍峰曉得她夢中一定很快樂。禁不住拋掉書本，上床去纏繞她。淑英醒來，必定大發脾氣，嗔責劍峰但是決不肯稍傷夫妻和氣，隨又笑將起來對着劍峰賠不是，劍峰心中自然是一點渣滓也沒有，任她如何嗔責自己，總是一味嬉笑，如今頻頻掉頭回看床上，美麗嬌憨的妻子，是沒有

了。雪白的勝臂漆黑的頭髮，也沒有了。星眼緊閉，睡中笑態，一樣都沒有了。也再沒有人嗔責自己，對着自己賠不是。祇有冷清清的一張紅單電燈，照着孤慘慘的銅牀，裏面似鐵不溫的絨絨被，仍舊高高的疊在床上。兩個繡花枕頭，潰滿淚痕。斜墮在被下，壁上的鐘聲滴瀝滴瀝的作響。到了夜深，劍峰依然坐在沙發上，凝神默想，那鐘兒却不很耐煩，在那滴瀝聲中，彷彿勸告他道，人生在世，本是一個微塵，過這一利那之墳，遲早都要演這齣悲劇，要沒有喜怒哀樂，除是四大皆空。我看你不如快些到銅牀上睡覺罷，或者夢中還可以同你的愛妻會面呢！！

談趣味化的讀書

黃慈

張潮的幽夢影中說：「有工夫讀書謂之福。」又云：「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又云：「一人真樂於閒，閒則能讀書。」又云：「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這種讀書已入化境，所謂「落花流水皆文章」者是也。這種境界非對於讀書有深切的研究者，不能辦到。我以為讀書如旅行，不以發現名山大川，名勝古蹟，幽谷深林，奇花異卉，所以讀書是一件樂事；讀書又如探險，可以發現古代文物，歷史化，新奇物產，地方風俗，都收入眼底，一卷在手，便都一切娛樂都忘了，這才是藝術的讀書。我以為今人的讀書，寔在如古人，古人真有許多把讀書當作趣味的。宋代的女詞人李清照同她的丈

夫趙明誠便是這樣。我們看她讀書的趣味是怎樣：「俟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每朔謁告出，質衣服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吳寔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她又說：「每飯罷，坐歸來堂上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既富，於是几案雜列，枕蓆枕藉，意念心謀，日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這是中國作家對於讀書興味之一斑。至於外國作家呢？厨川白村有一篇文章說：「讀書的營養，也是不可缺少的事體。日本很多的作家，差不多都棄沙翁和近松而不一顧的樣子。古人的書，真像到那步田地的沒有價值的東西嗎？坐在窩氏河畔過放浪生涯的作家，還偷閒地取讀沙翁劇與狄更司的小說的事，不是他自己寫的嗎？原來在創作家說來，所謂用功與努力，並不是讀書。實是靜悄悄地冥想凝視之事。然而其思索與視察，不得不依着讀書來援助來補助的事體，用不着多說。」書是能開啓人的思路的，有時不待這本書讀完，思想已如泉湧，如不振筆疾書，心中實在不快，於是把這書拋開，一篇文章立刻便完成了。文章寫畢心中非常的快活。這便是趣味的讀書。古人說：「數日不讀書，便口臭。」我以為為數日不讀書，思想便要落伍。

讀書最主要的是要能得到書的真趣味，能得趣味時，便能參

透書中的真理。所以讀書如果能當作一樁趣味的事作，才能有成就。東坡云：「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者，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文與可亦言，余學草書，凡十餘年，終未得古人用筆，後因見道上鬥蛇，遂得其妙，然則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這段不過說之妙悟，所謂「悟」，也就是得着一種思想，這種悟，也是從趣味得來的。即以看見道旁之鬥蛇而言，何若在我們絕對不會領悟到草書的筆法。勢必一天到晚的思索着，連睡覺都睡不安，所以忽然看見鬥蛇，便立刻想到草書，這晝夜的不安甯，他不以為苦，反而以為是一樁樂事，這便是趣味化的。讀書如果能作到趣味化，成就自然是不成問題的。

本刊發行部啟事

本刊銷路日暢以前出版各期存書無多邇來閱戶紛請補訂舊刊以成全帙惟限於再版工本茲規定凡補訂舊刊者每冊實收國幣五角（第六期出版日起第五期即照舊刊計價以後依此例推）幸祈
 警照為荷

本刊發行部啟

元明兩代的新文學——戲曲

維翰

(一) 引言

凡是對於文學稍有一點研究的人，沒有不認定元明兩代為中國文學最衰微，最沒落的時期，如果就元明兩代的中國傳統文學——詩文詞賦——而論，這種認定是不錯的，誰也不能加以反駁，不過那時却有一種異軍突起的新興文學，不但把中國舊日的傳統文學完全壓倒，而且還在五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史上，放了一個輝煌燦爛的特別異彩，這個新文學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簡簡單單，兩字以蔽之，曰：戲曲。

戲曲這玩藝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其體製雖確立於元明兩代，而其發源則實不始於元明，最早如先秦時楚國的優孟，扮飾孫叔敖的衣冠，業已開扮演的初例，其後如兩漢的俳優，則以歌舞而兼戲謔，再後如南北朝時代的蘭陵王舞，踏搖娘舞，撥頭舞，隋末的蘇中郎舞，以及盛唐玄宗所倡導而發達的種種歌舞戲，滑稽戲，如『樊噲排君難』等，雖皆係合歌舞以扮演故事，然其主眼則當注重於歌舞，對於扮演的專事，過於簡單，還不能稱為純粹的戲曲，直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的鼓子詞雜劇，則已為扮演故事，有唱曲，有說白，劇中所用的脚色，亦較複雜，方纔漸漸的踏入了藝術之途，而成為元人戲曲的先驅。

元明兩代的新興文學，雖同稱為戲曲，而其內容則絕不相同，本來戲曲又名詞餘，大略可分為散曲，雜劇，傳奇，三種，散曲又分小令與套數，小令祇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合一宮調中諸曲以成套數，套數組合而成雜劇，雜劇繁衍而成傳奇，元曲以雜劇最盛，稱為北曲，明曲以傳奇最盛，稱為南曲，據王世貞藝苑卮言上說：『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在元代的作者，多係北方之大都與平陽等處人，故作曲多採用胡人的樂調及音韻，後來北曲發展到南方，南人嫌其樂調相異，音韻不諧，於是明代的作者，應運而作出一種適應南方樂調音韻的南曲，茲分別概述於下。

(二) 元代的戲曲

元代的戲曲，就其一般而論，定有兩種共同的特點，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第一，他是純粹的戲劇，第二，他是社會的寫實，因為元人作劇，完全拿著當作戲劇寫，故能寫得極其自然，又因為他們的劇本是寫真實的社會，故盡量地使用當代的方言俗語，而成為社會化的通俗文學，尤其他的結構，異常緊嚴，遠超過以往歷代的戲劇，茲將其組織上極顯明的特徵，說明數點於下。

(甲) 每劇分四折，四折不足時加上一楔子，雖亦有五折或六折者，然為極罕見的例外。

(乙) 每折由一宮調中的各曲，組合而成，其用曲往往每折在十曲以上，用韻則每折一韻到底。

(丙)每折一人獨唱，唱者限於正旦或正末，其他雜角，只有說白，唱曲者為主，說白者為賓，故他們的對話，喚做賓白。

(丁)每劇由科，白，曲，三者組織而成，科是動作，白是對話，曲是唱詞。

(戊)元劇用的角色，共有九種，一，正末(即正生)，二，副末，三，狽(即正旦)，四，孤(即外)，五，靚(即淨)

六，鴛(即老旦)，七，祿(即貼旦)，八，捷戲(即丑)，九，引戲(即雜脚)。

關於元代優秀的戲曲作家，據明寧獻王的太和正音譜上所評，共有一百八十七人，可惜後來佚亡的甚多，今有作品傳世者，只剩四十三家，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上，把這些作家之有時代可考者，取而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 蒙古時代(一二三四—一二七六)

關漢卿 楊顯之 石子章 王實甫 高文秀 鄭廷玉 白 樸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武漢臣 王仲文 李壽卿 尚仲賢 石君寶 紀君祥 戴善甫

李好古 孟漢卿 李行道 孫仲章 岳百川 唐進之 孔文卿 張壽卿 張國寶

第二期 一統時代(一二七七—一三四〇)

楊 梓 宮天挺 鄭光祖 范 康 金仁傑 曾 瑞 喬 吉

第三期 至正時代(一三四一—一三六七)

秦簡夫 蕭德祥 朱 凱 王 暉

第一期為元曲的草創時代，而也就是元曲的黃金時代，名手最多，成績最優，其中尤以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四家，為最傑出，茲分別介紹其畧歷與作品的一部份於下。

(一)關漢卿，大都人，號已齋叟，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為太醫院尹，他是元代戲曲的開山大師，與馬致遠，鄭光祖，白樸，齊名，號稱元曲四大家，王國維稱他，「一空依傍，自鑄偉詞，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嘗為元人第一，」他所作雜劇至多，共計六十三種，可惜後來湮沒不傳，今所存者僅餘竇娥冤，救風塵，續西廂，西蜀夢，拜月亭，謝天香，金線池，望江亭，單刀會，玉鏡台，鬪風月，蝴蝶夢，魯齋郎等十三種，中以竇娥冤及救風塵二劇為最佳，竇娥冤係有名的悲劇，叙竇娥被殺後，時當六月，天忽降大雪以鳴冤，即今京劇六月雪之所本，救風塵則係叙妓女趙盼兒從周舍手裏把他的密友宋引章救出來，此劇的結構與描寫都十分精采，茲舉其第三折至第四折中一段的雋妙說白為例。

(正旦) 卽趙盼兒——云。(周舍) 你來了也。

(周舍云) 我那裏會見你來：我在客火裏，你彈着一架箏，我不與了你個褐色綢緞兒？

(正旦云) 小的，你可見來？

(小閒云) 不會見他有甚麼褐色綢緞兒。

(周舍云) 哦，早起杭州散了，趕到陝西，客火裏喫酒，我不與了大姐一分飯來？

(正旦云) 小的們，你可見來？

(小閒云) 我不曾見。

(周舍云) 我想起來了，你敢是趙盼兒嗎？

(正旦云) 然也。

(周舍云) 你是趙盼兒，好好，當初破親也是你來，小二，關了店門，則打這小閒。

(小閒云) 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將着錦繡衣服一房一臥來嫁你，你倒打我。

(正旦云) 周舍，你坐下，你聽我說：你在南京時，人說你周舍名字，說得我耳滿鼻滿的，則是不曾見你。後得見你啊，

害得我不茶不飯，只是思想着你。聽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惱？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破親。我好意將着車輛鞍馬蓋房來尋你，你刻地將我打罵。小閒，攔回車兒，陪家去來。

(周舍云) 早知姐姐來嫁我，我怎肯打舅舅。

(正旦云) 你真個不知道？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門，只守着我坐下。

(周舍云) 休說一兩日，就是一兩年，恁兒也坐的將去。

(宋引章上，罵了趙盼兒，下)

(正旦云) 周舍，你好道兒！你這裏坐着，點的你媳婦來罵我這一場。小閒，攔回車兒，陪回去來。

(周舍云) 好奶奶，請坐，我不知道他來。我若知道他來，我就該死！

(正旦云) 你真個不會使他來？這妮子不賢惠，打一棒快毬子。你捨的宋引章，我一發嫁你……

(周舍云) 小二，將酒來。

(正旦云，) 休買酒，我車上有十瓶酒哩。

(周舍云，) 還要買羊。

(正旦云，) 休買羊，我車兒上有個熟羊哩。

(周舍云，) 好好好，待我買紅去。

(正旦云，) 休買紅，我箱子裏有一對大紅羅。周舍，你爭什麼哪？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周舍回家，休了宋引章。宋携休書與趙盼兒同逃。爲周舍所覺察了，追至。周騙回休書，咬碎。)

(外旦—即宋引章—云，) 姐姐，周舍咬了我的休書也！

(旦上教科)

(周舍云，) 你也是我的老婆。

(正旦云，) 我怎麼是你的老婆？

(周舍云，) 你喫了我的酒來。

(正旦云，) 我車上有十瓶好酒，怎麼是你的？

(周舍云，) 你可受我的羊來。

(正旦云，) 我自有一隻熟羊，怎麼是你的？

(周舍云，) 你受了我的定紅來。

(正旦云，) 我自有大紅羅，怎麼是你的？——引章妹子，你跟將他去。

(外旦怕科云，) 姐姐，跟了他去就是死。

(周舍云，) 休書已毀了，你不跟我去，待怎麼？

(外旦怕科)

(正旦云，) 妹妹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休書！

(二) 王實甫，大都人，其生平不詳，年代與關漢卿略同，明事獻王太和正音譜稱其劇詞，「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所作雜劇共十四種，今僅存西廂記與麗春堂二種，西廂記是元曲裏面最偉大的

作品，略有一點文學根柢的，差不多都曾讀過，其事寔係根據於元稹會真記而加以補充，復以董西廂的曲文為藍本，而編著成的偉著。若在西廂記裏面尋找盪人心魄的文字，真是美不勝收，尤以第四本第三折中敘別情的一幕，更其描寫得長艷動人，茲摘錄於下。

（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球）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掛住斜暉。馬兒慢慢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麼心情，花兒葉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剛索昏昏沈沈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久以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悽悽惶惶的寄！

（四煞）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峰華岳低。曉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堤。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為甚麼惱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這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五作共計四本，最後敘至張生與崔鶯鶯訂婚，而以悲慘的離別作結，結構甚美，關漢卿作續西廂，證以才子佳人成婚的大團圓，實為畫蛇添足，無味已極，無怪金聖嘆於批語中大罵不止，然其屬詞俊語，亦有佳者，不可一極抹殺，例如：

（沉醉東風）不見時準備着千言萬語，得相逢都變做短嘆長吁，他急穰穰却纔來，我羞答答怎生說？將腹中愁恰待申訴，及至相逢一句也無，剛道個「先生萬福。」

（三）白襖，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隴州人，後居真定，金亡後，不仕，徙家金陵，放情於山水間，以詩自娛，著有天籟詞二卷，並作有雜劇十七種，現存於今日者，僅有梧桐雨與牆頭馬上兩種，牆頭馬上係一篇愛情的喜劇，無甚特色，梧桐雨則最負盛名，其內容係敘唐明皇與楊貴妃戀愛的故事，最為精采，是第四折，唐明皇於貴妃死後，追思不置，秋夜獨聽梧桐雨的一段，描寫得極為出色動人，茲摘錄於下。

未完

煙台市立醫院

一 宗旨

本院以服務社會救濟窮苦患者
并促進市民健康為宗旨

二 主治

內外科 花柳皮膚科 眼科 耳
鼻喉科 婦嬰科 產科 以及一
切急難雜症

三 特備

德國最新式艾克司光檢查治療
效率極大
德國最新式顯微鏡檢查細菌血
液試驗
並為增進市民健康起見備有防
疫藥品多種以便預防各種時疫
發生以利市民體格健全無痛注
射各種特效藥針功效甚偉

四 戒烟

本院長對於婦嬰科戒烟科經驗
良久而治法最新採用抗毒藥素
與血清合併治療二日斷癮十二
日復原

五 產科

聘有專門女醫師担任接生富有
經驗手術敏捷

六 住院

特設一三三等房間清潔舒適最
合衛生

請

看

↓新青年月刊

創刊號 十一月

一日出版

社址 天津特二區
華安街七號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烟台分行 廣告

本行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各界惠顧竭誠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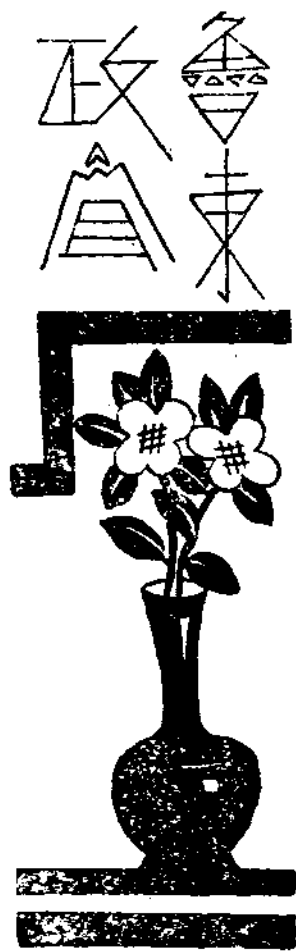
▲匯款無論金額多寡每筆祇收手續費一角

▲在本行存款使用本行支票完糧納稅一律通用

▲同業委託調撥款項便利迅速收費格外低廉

行址朝陽街四十二號 電話號碼七十六號

營業時間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星期六下午休息
下午二時至四時



魯東道尹公署九月份施政摘要

甲、關於軍事方面者

一、收復福山牟平 本道推進各縣政務，首須由牟平，福山兩縣入手各節，已誌前刊。查福山，牟平，久在匪賊蹂躪之中，且福山陳光庭匪部，時趨夾河橋窺伺烟台市，張道尹決意為確保烟台市治安，及逐漸推行縣政計，督飭福山縣知事劉榮齋，日夜進行夾河架橋工作，於九月十二日黎明，業經觀成。當由道尹親率道保衛團第一二大隊，烟台市特別保衛團，並協同友軍齊藤司令部隊，一齊渡河而西，向福山縣城進攻，匪賊望風披靡，死傷無算，於同日正午，即進克福山縣城。高懸五色旗與日章旗，張道尹當率同縣知事劉榮齋入城安民，人民無不喜形於色。

又東方游匪張建勛苗占奎部，盤踞牟平縣城，亦屢越孫家灘近窺烟台市，友軍陸戰隊，及道保衛團，特別保衛團等，於九月十五日黎明之際，由烟台出發，將匪賊所破壞之道路，一一修理完畢，進至七里店，佈置砲陣，向牟平城進擊，匪賊不支，紛紛潰竄，我軍逐漸迫至城下，於下午二時二十分，堂堂之

鼓，正正之旗，遂進入牟平縣城矣。

乙、關於政務方面者

一、道尹頒發訓條 魯東道道尹兼烟台市市長張化雨氏，頃為砥礪廉剛推進行政效能起見，頒發訓條二十二條，令所屬職員及所屬縣局隊處一體遵行，張氏並以身作則，躬率實踐，茲覽錄訓條原文如左：

- 一、敬愛長官，服從命令。
- 一、矯正你的思想，努力來作新民。
- 一、奉公守法，謹言慎行。
- 一、要來作事，不要來混事。
- 一、每天捫心自問一次，是否盡了職責。
- 一、公務員應辦的事，不要玩忽推諉，今天應做的事，不要等到明天。
- 一、做事要心到，口到，眼到，手到，方能造出成績。
- 一、端平心地做事，立定脚跟做人。
- 一、自利之心，萬不可有，無論何事，祇要存了一個私字

，便攪擾了全局，並且身敗名裂，自絕於人類。

一、要知道阻勉從公，正是你的本分，萬不可因工作稍繁，便存矜滿望報之心。

一、責任內的責任，固然要盡到，責任外的責任，亦須負起來。

一、公事固要盡心，私行尤須檢點。

一、要把公物公帑，當作私的一般愛惜。

一、腳踏實地，勤苦耐勞，為萬事成功之母。

一、金錢去，尚可來，品格壞，不可復。

一、對於同仁要有互助的精神。

一、不可揚人之短，炫己之長。

一、要遵守辦公時間，不要遲到或早退。

一、值日值宿不要預離。

一、嫖娼，聚賭，吸鴉片，豈但有違法令，抑且自墮人格。

一、最後警告游匪 魯東道尹張化南氏，頃發最後警告各縣游

擊隊書，原文錄左：

各縣的游擊隊們：

本道尹自到魯東來，轉瞬已八閱月，在此數月中，關於宣言，諭示，勸誡書，警告詞，不知向爾等發表有若干次，一而再，再而三，本道尹所以如此曉曉，不惜舌敝唇焦來勸告爾等，究為何故，無非欲將爾等救出水深火熱之中，同享安樂太平之福，從此以後，使爾等親戚骨肉，永不流離失所，使爾等生命財產，再不遭荼毒蹂躪，無如本道尹言之諄諄，而爾等聽之

藐藐，匪惟毫無覺悟悔改之意，反且變本加厲，益肆孤行，在劫鄉村，殺害良善，似此種種暴動，雖美其名曰游擊隊，實際與匪何異，分明居心破壞和平秩序，蓄意與我魯東全體民衆為敵，本當即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中間，豈無大家子弟，達理知書，況所謂抗日救國之徒，亦多係脅從盲行之輩，在爾等雖頑梗逆命，屢教不從，而本道尹則好生為懷，寧忍不教而殺，故今特再向爾等作最後一次之警告。

爾等須知，時勢所趨，萬不能抗，義理所在，絕不可逆，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地勢之險，更有地勢險者，皆已潰亡收滅，不能自存，以往如淞滬之役，徐州之師，最近如九江之捷，南昌之戰，勝負之機，昭然若揭，爾等豈不聞知，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匪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賊為匪，爾等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寔，又使有人劫爾貨財，焚爾室廬，掠爾妻女，爾等必憤恨切骨，誓死必報，然爾等以是加人，人其能忍否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爾等對此亦未必不知，知而必欲為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為衣食所迫，或為甘言所誘，或激於意氣，或怖於兇威，要皆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極可憫，然總由爾等悔悟不切，改過不力，試想爾等當時從匪之際，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幹便幹，絕不思量，而今改行從善，乃是死人尋生路，而反遲徊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時從匪之際，拚死出來，要求改行從善，本道尹正當優加待遇，特別獎勵，豈有必要剷除之理，

若爾等頑梗不化，終於抗逆，使本道尹不得已而用武力肅清，此則非本道尹殺之，乃天殺之也。本道尹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終夜不能安寢，聞爾等辛苦爲匪，所得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如其爲此苦惱之匪，何不以其爲匪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尙可以坐致饒富，乘堅策肥，遨遊城市之中，逍遙田野之內，豈如今日之擔驚受怕，防誅懼剿，潛形遁跡，憂苦悽惶，卒之身敗名裂，萬人唾罵，仔細思量，亦有何好，爾等經此次最後警告之後，如能改行從善，向化來歸，本道尹當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有願繼續服務，盡力地方者，立編入保衛團，一律優予待遇，如有不願服務，志在歸農者，即發給良民證，保護其身家，並格外賞予川資，以示體恤，對於既往之罪，決不重行追究，但爾等若習與性成，更難改動，不聽勸告，恣意橫行，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飢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亦由爾等爲之，彼時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爲爾等所奪，亦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所掠，亦無可賄之財，欲使爾等代爲設想，除却盡剿爾等，更有何法，本道尹卽當親率大軍，徹底掃蕩，爾之餉械有限，吾之財力無窮，助以飛機，濟以大炮，縱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願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亦無不盡，如此而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非我殺爾，乃天殺爾，亦非天殺爾，乃爾等之自殺也，附發招撫辦法如左，望爾等仔細思維，勿貽後悔。

魯東道尹公署招撫各縣游擊隊辦法

第一條 魯東道尹公署，爲謀安定地面，積極恢復治安起見

，特規定招撫各縣游擊隊辦法實施之。

第二條 各縣游擊隊，無論團體或個人，如有覺悟自新，願安生業，或攜械來歸者，決然不究既往，並絕對保障其身家之安全。

第三條 各縣游擊隊，無論團體或個人，如有意投誠時，可先派代表來烟，向該縣旅烟同鄉會，或烟台市商會，或各機關團體，剴切表示投誠之意，由上列各機關團體，審查確實，正式介紹與魯東道尹公署，由道署決定收用與否，及辦理一切投誠手續，其有道路寫遠，或情形不便者，得由該所在地之鄉鎮長或隣閭街長之保證，由縣(市)公署直接商洽，轉呈道署核示辦理。

第四條 各縣游擊隊於覺悟投誠之後，經魯東道尹許可，派員查驗核定，卽就其原有之量質，按照頒發之保衛團規定，酌量編爲保衛團，並指定其駐守地點，專負捍衛地面，及保護民衆之責，除剿匪外，決不隨意調充其他軍事征戰之用，其有零星小部，或三五人攜械來歸者，亦得按照以上手續，酌量情形，編入縣屬團隊。

第五條 游擊隊經招撫後，由魯東道尹公署及友軍方面，切實保證，決不藉故遣散或繳械，(但改編後仍舊駐擾地方，不服從長官命令者，不在此例，)其保證方法，分爲左列四種。

(一)轉請山東省公署發給證明保障狀。

(二)由魯東道尹公署發給證明保障狀。
 (三)函請特務機關發給證明保障狀。
 (四)由地方公正士紳三名聯名保證之。

第六條 各縣因地方情形不同，游擊隊之人數多寡，亦不一致，為調劑平衡起見，各游擊隊經招撫後，應由魯東道尹公署，按照其實有之鎗械人數，準諸地方情形，並商洽各該隊首領同意，平均調駐各縣，以期綏靖地方。

第七條 凡經招撫之游擊隊，無論團體或個人，如願繼續服務，盡力地方者，均一律按照頒發之保衛團編制，改編為縣保衛團，其所攜之武器，仍歸自用，不必發價收買，所有各級官佐士兵之薪餉，統依照頒發之薪餉編制表數目發給之。

第八條 凡經招撫之游擊隊，無論團體或個人，如有不願服務，志在歸農者，其所攜之武器，得由魯東道尹公署遵照政府所訂之各種武器價目，給價收買，並發給遣散證明書，或良民證，以保障其身家之安全，其有道里遼遠，無力回鄉者，另外從優給予路費，以示體恤。

第九條 各縣游擊隊派遣來烟接洽投誠之代表，無論磋商如何，魯東道尹公署及友軍方面，決定負責保障該代表之安全。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不盡適宜之處，得隨時變通修改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一、膠縣穀秀雙歧
 膠縣本年雨水均勻，穀秀雙歧，農民咸慶大有，定為國家地方之祥瑞，茲將嘉穀製版刊登，以飽本刊讀者之眼福。

一、關於賦稅審計 (一)省署為使各縣明瞭省縣地方稅務情形，并征解動支各種手續起見，制定財政須知，令發各縣遵照，俾得按圖索驥，稅收前途，庶可日趨完整。(二)省署令發田賦籌備辦法，征冊式樣，印收格式，俾損失冊籍縣份，有所遵循，已分令各縣遵照辦理矣。(三)省署令以膠縣知事高尚文，擅自立約將法院房屋出讓，飭令取消前約，已令駐濟辦事處及該縣遵照交。(四)省署令發各礦商遵照繳納礦稅佈告一體遵照，已轉令各縣遵照，并兩市公署查照。(五)省署令據即墨縣仍有恢復區長制，按照鄉鎮公所前例開支經費等情，碍難照准，已轉令該縣知照。

一、籌備平度縣政 劉共第三路軍，將向平度方面進剿，駐膠辦事處長萬蘭民，為預籌推進該縣行政，頃具呈魯東道署，請委龍得海以相當名義，以便前往着手整理，現道署已派龍氏為平度縣宣慰專員云。

一、銓定警務局長 高密即屬福山各縣，以秩序恢復，地方安定，分別請委傅紹韓為高密縣警務局長，胡鑑吾為即墨縣警務局長，賈士希為福山縣警務局長，當經魯東道署呈奉省署

願發委狀分別轉給贖領云。

丙、市署政務一班

一、市署變更組織 烟台市公署，遵奉省令，於九月一日改組，置警務，財政，教育，建設四局，警務局長耿迺熙，財政局長劉綬忠，教育局長孫今善，係由教育部派來，已於九月二十九日接鈐，建設局長，現由科長張振穎代理。

一、威海警局委人 威海行政專員楊紹曾，刻以當地底定事務繁增不克兼顧警務，特呈烟台市署，另行委任俾得專理地方行政事宜，據悉，烟台市署業經照准，並委劉錫齡充任云。

一、取消市銀錢局 市銀錢局成立後，發行銅元票，調劑市面銅元缺乏，商民稱便，茲以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烟台分行成立，該局已無設置必要，已於九月底結束，所發銅元票，委託中交兩行代兌，所遺未發之票，則由華銀分行保管云。

一、市長告僚屬書 市長張化南氏，於市署改編就緒後，印發告誡僚屬書小冊，俾各遵循，茲錄原文如左：

本署此次編組，係遵照 省頒組織大綱，參以地方需要，折衷擬訂，一以增行政之效率，一以維通案之完整，編組既定，在舊制為終結，在新制為開始，溯往推來，感想紛集，自本署創造之初，諸君不避險阻，遠道而來，適因時間迫卒，案例無稽，萬事紛呈，諸須應付，賴諸君懷抱遠大，志趣忠純，本其較富之經驗，與較優之學識，各忠厥職，所其無逸，始獲有現在之規模，雖然，苗領不知，每難自慊，道途傳播，亦有微詞，既來空穴之風，宜覓絕繩之處，爰就考查所得，與責言所

指，摘其要者，為諸君告。

趨事赴功，古有明訓，案無留牘，昔稱美行，乃或對於公務，未能隨到隨辦，即普通文件，亦往往意為延遲，動逾數日，須知商民對於陳請，日夜企望，延曠如此，何以對屋漏而慰輿情，一也。

凡我同舟，或資歷并富，或才識兼長，類能束身自愛，並維公家之譽望，乃或佩門證而涉足花叢，或着制服而橫陳烟窟，于倚猥嘖吐之餘，蹈得意忘言之失，對本機關之政務內情，自然流謫，私其愛惡，恣意短長，損失名譽，洩漏機密，自害害公，莫此為甚，二也。

到班退值，具有定時，原為資循守而示齊一，乃或遲到早退，逢人為得意之鳴，或倩人簽到，對外示諉弛之病，公私交誤，且累同寅，三也。

隱惡揚善，古訓昭然，受過推功，昔人所重，此就一般人之言，況誼屬同舟者乎，乃或心存自利，私爾忘公，對人則惡猜誹謗，隱然惟我獨尊，對事則諉過掠美，欲以欺偏全體，終之名譽浸喪，人格隨之，有悔難追，前途永限，四也。

職員在辦公時間，各有相當之工作，即或取心注手，案牘無餘，亦應及此餘閒，為職責內自動之工作，乃或于辦公之際，隨意談詢，科股穿巡，恣為窺伺，既妨秩序，復涉嫌疑，五也。

公務員對於所職，保守秘密，載之定章，乃本署對外之文伴，竟或先事宜露，探源索本，必有所由，其無章耶，是日瀾

職，其有意耶，是曰賈公，如此洩漏機密，小之則害一身，大之則傾全體，六也。

主官處理公務，當然審慎於先，觀成於既，職員果有所見，不妨隨時陳啓，聽候採納，乃每有與革舉措，或顯為絀頤，而恣其背非，或輕議忘測，而矜其高見，好事者復從而附會之，展轉傳訛，阻難漸啓，似此不知大體，不明利害，既損私德，兼害要公，反躬自問，何以爲安，七也。

主官對於所屬，本皆一視同仁，而能者多勞，難免增其責務，夫一機關之責務，例有此數，此卸則彼肩，此增則彼縮，是彼之較逸，正賴此之多勞，乃勞者未言，而逸者先妬，測以親疏，詆爲差別，衡之公理，平乎否耶，八也。

以上各端，特其舉大者，見聞所及，不得不言，誠以我多數思難忠寔之同舟，斯夕兢兢，相助爲理，竟被三數人之牽掛，埋其忠勤，同受責言，卽我輩經營締造日卽發展之機關，亦竟爲之減色，此不獨本市長言之而傷心，當以多數同舟，聞之而疾首者也。涓涓不塞，流爲江河，本市長對於所屬，既期其事業之翔展，復望其德業之充隆，所盼愈殷，爲訓愈切，是用不憚繁瑣，剴切告誡，務各詳審環境，痛下決心，以子路喜過之精神，爲曾子省身之鞭策，榛榛少數，既能有則改之，斯多數忠勞，必能無則加勉，庶瑕疵冰渙，政治平明，有以副本市長馭下求治之苦心，及諸君此來之初志，倘或文恬不悛，自甘暴棄，則章紀具在，非公家負少數，寔少數諸君之自誤矣，進退關鍵，其各三思。

本刊發行部啟事

(一)

本刊天津分銷處，已委託楊雨山君承辦，地址在天津特三區三經路庸報代派所，如有定閱本刊及刊登廣告者，請逕與接洽可也，此啓。

本刊發行部啟事

(二)

本刊北京分銷處，已委託前門外打磨廠天達店內津京廣告社承辦，如有定閱本刊及刊登廣告者，請逕與接洽可也，此啓。

東魯印書局



文憑股票

校刊雜誌

書籍報章

五書彩石印

出賃迅速 地址：大馬路
定定期不誤 電話：二七號

本刊徵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投寄左列稿件一經採用概酬現金
- 甲、論著
 - 關於國際時事之剖解
 - 關於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社會、實業、交通）之著述
 - 關於自然科學（天、算、理、化、動、植、生物、地質、鑛冶之著述）
 - 關於哲學（哲學、倫理、心理、論理）之著述
 - 關於應用技術（工程、農作、家庭工藝、畜牧）之著述
- 乙、譯著
 - 關於魯東各縣善後之討論
 - 關於魯東風土（風俗、歌謠、出產、作業、名勝、古蹟）之紀述
 - 關於史地之著述
 - 關於東西洋文學名著之譯述
 - 關於各國著名雜誌報章所刊國際時事論評之譯述
- 丙、文藝
 - 關於國學之探討文字
 - 關於東西洋文學之探討文字
 - 關於富有趣味之小品文字
 - 關於詩詞歌賦等風雅文字
- 丁、圖片
 - 關於魯東風土人物寫真
 - 關於國內外珍貴美術攝影
 - 關於寓意深遠一針見血之時事或社會漫畫
- 一、本刊稿酬文字每千字一元至十元圖片每幅五角至三元均於決定採用後即行寄奉
- 一、投寄稿件須用毛筆直書勿得過於潦草並勿書寫兩面如係譯件附寄原書如不能附寄原書須註明作者名氏原書名稱出版日期如何何地出版
- 一、來稿如發現一稿兩投時取消其稿酬
- 一、來稿須書具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並須加蓋圖章
- 一、來稿無論採用與否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
- 一、來稿本刊有增刪權一經採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
- 一、無病呻吟之新體詩「妹妹我愛你」之肉麻小品本刊並不需抄襲家請勿賜教

魯東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定價		閱價		表目	
一	期	二	角	三	期
五	角	五	角	五	分
半	年	一	元	一	角
全	年	二	元		

編輯兼發行 魯東月刊社 烟台市三多街一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刊登廣告定價如左

地位	普通地位	特別地位
全頁	二十八元	三十六元
半頁	十五元	二十元
四分之一頁	八元	十元

- 一、特別地位為正封面之裏頁底封面之裏外頁以及插入文字中間或指定刊天地頭者
- 一、普通地位由本刊自由規定之
- 一、表列價目係按一期計算預定刊登三期以上者八折六期以上者六折十二期以上者對折
- 一、廣告如需要銅銜版費由刊戶負擔
- 一、彩印加二成套色加半倍
- 一、廣告文字不得涉及政治或風化

中國煙台 醴泉啤酒公司

三光牌

雙頭鳥牌

★ 電報掛號六八三三

請飲國產

煙台啤酒

滴滴都由 泉水釀成
色清味醇 却暑強身

★ 電話五八七號

本公司完全華人
 創辦現聘由留學
 法國釀造啤酒專
 家担任技師製法
 新穎品質優良中
 外歡迎有口皆碑
 工廠設山東
 煙台老虎巖
 華南總批發處煙
 台啤酒公司駐滬
 發行所(上海靜安
 寺路二十號)